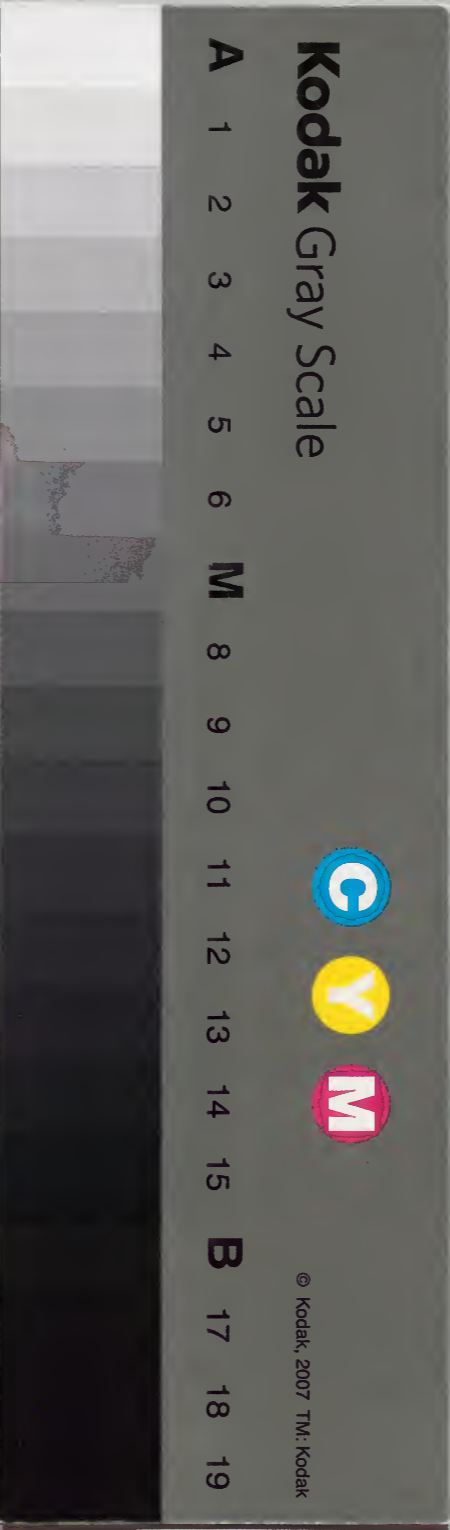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四一八
三
六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八四一八
六冊架
三五函
七六

春秋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18
冊數	6 (1)
函號	275 76



書齋
印

小引

淺草文庫

麟旨定者陳爾新
氏所手定也

一
山
印

麟者聖王之瑞也聖王在上麟

遊於郊聖王不作故作春秋曷

為有麟耶此蓋先事而見者也

後事見者五帝之星雲龍鳥先
事見者易之馬範之龜麟得比
焉有王者起是非賞罰悉取裁
也旨者脂也枯者可腴苦者可
甘淡者可味又指也仰可見月

俯可得津了然於目快然於心
者也是非者水火分黑白別之
物賞罰者榮辱天淵生死今古
之懸無弗了也無弗快也孔子
生周衰不振之候見君臣夷夏

之辨顛倒擾亂而又駕爲支吾
影附之說以聘問會同使人陰
爲鬱鬱不敢究詰故取了然於
目快然於心者一大振之子夏
親承其旨以分授公穀至漢而

其徒日盛帝太子諸王俱好之
左氏不得與分半席良以紀事
編年之書不如斷章取義如利
刃截物了然於目快然於心也
漢末晉初俘于盟夷亂華中國

之氣日鈍故公穀之鋒不張至
宋而北兄南弟稱獻稱納奄奄
忽忽甚于東遷安定憤積於心
義形於手若稔知有金元之禍
者此亦所謂先事而見者耶

本朝取士四傳並行
文皇鼎定燕京忽獨行胡傳亦似
預知有土木之禍及今日遼左
之患者雖然此猶外懼也抑有
內憂內憂者從傳而有傳題傳

題而復有比合比合不已轉展
附會以明白正大之旨而爲影
響射覆之具是非幽渺榮辱熒
亂從此士心橫鶩猶龍氏作指
月以救之弗止也爾新氏於諸

說靡所不收而又取衷於我
現聞姚師其言曰明正者以應
功令支離破碎則期與天下共
摘其謬欲使學人收旁營之力
滙於體研本旨果能如是則由

安成而見康侯了然於心快然
於口中國可尊夷狄可攘無兄
弟獻納之醜又將由康侯而見
公穀卜夏以庶幾於孔子了然
於心快然於口三家何所藉以

逐君六卿何所飾以分國晉楚
齊秦何所假以兼併君臣夷夏
可無支離影附之說比者不强
比無背公死黨之臣合者不强
合無翻案翻局之擾何至以么

張厚之
磨小醜致

主上孤立獨憂

社稷哉爾新蓋先事而見其然歟
麟遊於郊又何疑乎爾新家學
淵源今辛未孟兄復以璧經拔

幟南宮矣由堯舜湯文以迄孔

子自有比合可傳可經奚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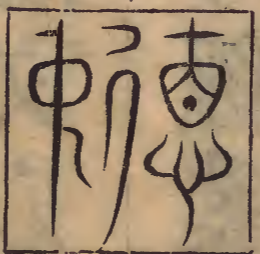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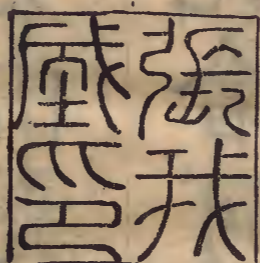
春秋哉颺言於

庭頒學宮著令甲日可蒞也予不
敏未能參末議一二獲觀成事

與有厚幸矣

崇禎辛未仲春花命日長洲社弟

張我城德仲氏謹題



鑒定參閱名公姓氏

李紹賢

印渚

戴東旻

還初

姚希孟

孟長

孔貞運

開仲

劉廣生

海輿

文震孟

湛持

蔣允儀

韶賓

田生金

成叔

倪嘉善

迪之

李覺斯

曉湘

余煌

武貞

蔣燦

弢仲

蔣如奇

一先

方拱乾

肅之

湯啓祥

宣仲

周純修

景文

姜應甲

端公

吳炳

可先

房之麒

昂若

張昌胤

長卿

陳鑑

子明

楊于楷 心符 劉其德 子尚 汪全智 來燕

呂大器 先自 劉承棠 無伐 溫日知 與恕

顧懋勳 元俞 朱 稷 南圖 秦廷奏 進思

陸 鏊 味道 王相說 懋弼 劉夢謙 涵長

許 捷 雲賓 劉孔敬 若臨 虞大復 元見

鄒嘉生 靜長 何 謙 非鳴 遲大成 之萊

李獻明 明需 龔士驥 季良 張明熙 贊皇

程 鐸 仲聲 王龍震 長甫 湯本沛 行仲

胡士昌 首生 張立中 道伯 劉曰俊 彥伯

楊四重 凝一 張維烈 仲舉 李寅賓 賓王

韓法愈 去病 劉 伸 元長 路 進 修期

李九華 瑞生 沈 榮 彥威 唐起鳳

蔣 棟 萬壑 陶志遴 賓可 蔣星煒 五聚

馮夢龍 猶龍 周 銓 簡臣 馮士驊 仲先

周 鍾 介生 茅兆清 太清 湯鶴翔 雪翎

姚宗典 文初 陳振藻 雲起 陳宗之 玉立

吳振鯤 鵬先 湯啓煒 美舍 陳星煒

湯原忠 良臣 沈明掄 伯敘 張我城 德仲

姚宗昌 瑞初 孔尚蒙 聖初 湯啓煥 章伯

莊國英 延仲 蔣善源 長源 賀元封 漢年

鄭之槃 逸少 王彝軾 聖馮 史順震 爾長

陳允昌 明伯 章正宸 羽侯 文秉 孫符

劉煒 醒初 張封 無傾 汪六樂 咸若

馮焞 贊明 史薰 方鼎 爾鉉

王期昇 爾晉 汪四聰 杜若 張銖 聲子

序

有謂他經尊經春秋獨尊傳者非也稟鵠傳註無敢以意為腹背它經莫不然奚獨吾經也題有單亦猶之乎尊經爾單而外有傳有合

有比則併尊傳而非矣噫誰生厲
階而且操觚得雋靡不畫一守之
也得無以吾經所載事不過會盟
侵伐義不過筆削褒誅而况其行
文也繩尺稍寬毫鋒易肆三傳綺

列牙慧堪資倘舉題復爾藺徑擇
便而營者必走若鶩於是用傳語
為題師其意而仍兒以經如藏閫
射覆蓋欲繁擾其途示難于它經
也嘻過矣然或懸定本于國門勿

令戶造臆逞則焚膏繼晷雖煩曠
可窮學人猶得以其心力餘閒闕
尼父康侯言外傳心之旨迺浸淫
及今題以意起日煩日晦母可脫
影可射甚而事類可牽合則旁主

左氏家秘靈珠人矜獨授切：耳
語曰端攻某經者某地獨載某題
者某編不亦私且譎之甚乎是經
本中天日月之書而翻為魅蠶一
世之書矣良可痛也以故風簷迅

陳慶三
忽中僥倖記憶信手搨毫主司喜
其造準急收之勿失無暇更繩其
工拙如戊午南闈與甲子泐闈之
首題至今胡盧士口一則合題廢
而揣摩者熒想一則題面錯而各

主者並售嗟乎何不以明白正大
蒐弋衆尤而以晦昧僻塞迷離豪
杰也不佞于鼎竊有感焉取汗牛
充棟諸刻暨安成楚黃會稽諸未
梓抄本一、紬襪之裛集三年畧

陳序四
有次第其明正者奉為璿衡即支
離破碎者亦不遽芟逆期與天下
共譴其謬恐學人詫所未見妄意
為罣漏耳客見而快之請急行以
惠薄海士余曰不佞魯人也褻衆

衡獨題無剩解其何敢尸以為功
若示滌渚江沱共滙一川俾窮年
致斲者無浮查汎梗之嗟即行千
萬里可一簾度之不復煩副車之
載虞五篋之亾是則微有所効示

爾抑余更有冀焉曩與二三同志
下帷窮經互相矢曰吾儕為是經
手憊目蒿若此莫如篋一善本僭
為許隲孰應出孰應刪異日昂首
天衢其乞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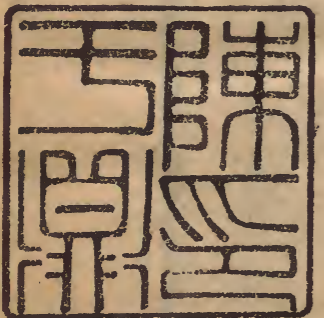
帝語頒之學官著為令甲今而後學
人得甦其旁驚亂營之力畢効于
抽秘騁妍將吾經逢年諸牘不以
雄竒奏技則以峻潔標長寔較它
經為杰出顧不快與颺言于

廷日幾：焉以矣之也是役也蔡酌
較正張子德仲其勞獨多而鄭子
逸少史子爾長陳子明伯冀其早
竣更佐毅青蓋均有愾于經學之
蕪漫而思欲削棘就夷啓晦庚明

者余因得藉手以告成事 肯

崇禎庚午相月良日題

陽羨陳于鼎



隱公

陽羨陳于鼎爾新著
古吳張我城德仲參
平陵史順震爾長軫

麟旨定

陽羨陳于鼎爾新著 古吳張我城德仲參 平陵史順震爾長軫

隱公

元年 必稱元年

首發體元之義明君職也

乾元坤元俱以天地之心言元字最要洗發體者與之一也職字須重
看用字政從此生出 祖述意不可遺正見心法無二謂一為元似作
而寔述一與元兩字要挑醒 馮猶龍曰深明其用四字要玩 馮仲
先曰畢竟如何體元只一正心便是

麟旨定

隱公

元年 會葵丘

明一元之用，君相胥此矣。

以元字總論，君相層疊發之。要見自貴者始。職字事字有味。調元亦在格心上論，不指治化。其寔宰周公與調元何干。姑備題面耳。易夾谷孔子攝相，糾聘相不調元總謬。

元年 春王正月

兼述作以脩經，而大用大法明矣。

先以述作泛論起，隨發兼字意。就中須見聖人所以述作之意。方知春秋立文大有關係，不是汎常著述。

元年

恒昭

此比有借宰字作調元者，不知從合妥。

述古示體元之用，創制示法天之義。

元年 秋七月

經紀年月，示體元因時之義焉。

俱有易詞，與天地合德，就正心言，與四時合序，就行四德言，勿分心政。

○元年 家父聘

紀元責相，人君之職明矣。

上體元，人君之職，下人主之職，在論相上。天地合德，以舜典商訓證。下君相一心，以帝歌陶賡證。

元年 戰韓獲

明大用大分皆有所述焉

上下俱祖述下用堯命舜舜命禹必稱元后為先

元年 春王正月

同生

札聘

述作 禪繼

此比同生傳下易盟幽取鄭則比陳午傳分述作文質俱兼帝王之道

易踐土河陽則比踐土傳分述作名寔 易栢舉入郢則比入郢傳

分述作賞罰

此外有元年歸贈突救蕭魚題主正心以正朝廷百官遠近皆一于正不知傳語只論理耳妄搭經股何謂

春王正月

夏時冠月

加王于正

首緝隱公

筆削之始必垂大法明大統正大倫焉

建子之月舊史必仍書冬十一月而聖人志在行夏時故改作春正其

紀事一依周月次序則就尊周朔中即寓行夏時意大一統意在書王

上與正月無干亂端意要透惟宜立者輕君父之命而後纂弒者得以

矯命大法安得不漸滅也三段皆春秋始例勿分輕重

△春王正月 巳卯烝

正時之意即于尊王朔中寓焉

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俱在本比內說完後將春王正月巳卯烝作

一驗 其旨微矣句可玩

春王正月 盟蔑

行夏時以垂法從周文以尊君

俱自聖人意上發 統頒三正周建子而書春曰行夏時爵列五等魯

侯爵而稱公曰吾從周

春王正月 克段

首緝明大法
首誅正人心

擅立薄恩者皆首紀以示戒焉

春王正月 歸賵

加玉于正
係王于天

尊王之義有大一統者有法萬世者

○春王正月 秋七月

夏時周月
天時王月

兩紀時月酌古今之宜合天人之理

春王正月 瓦屋

行夏時
變周制

下或易爵命不妥

聖經之作有法萬世而公天下者焉

春王正月 滕子朝

以夏時冠周月
假魯史用五刑

俱有春秋天子之事

行天子之事有不嫌于改朔黜爵者焉

△春王正月 不告月

兩紀時月建正置閏之義明矣

建丑建子豈若夏之可行故告顏淵曰行夏之時唐典周制不以附月

弗數故告子貢曰我愛其禮。

春王正月

荆敗蔡

借魯以明周朔不可違借楚以明周號不可僭

俱大一統舊主成九嬰齊伐鄭傳今從指月改正

○盟蔑

我所欲印及此是事實書法可起不可收後做此

首紀盟而示公世之意焉

此私字對講信脩睦說與宿傳不同我公之私原無實指須就汲汲欲焉而非出于弗獲已上虛摹方妙稱公稱字是通例提過

盟蔑

南季

祭仲

蔡季

突救

鍼奔

循例以字人而褒貶尤致意焉

變即在常中看出依傳倒叙此等題全在書法上發

南季

祭仲

紀季

蕭叔

易家父

祭仲

盟加

盟趙同

循例字人皆道之正也

周制本如此非聖人立例也中點四股前後總發○凡脫母傳題起束皆用本傳凡如仍叔榮叔俱王朝大夫單伯女叔皆列國命大夫

許叔蔡叔皆諸侯兄弟

舊有脫去中國附庸只出三比主尊尊貴貴親親割裂傳意不可出

△南季

女叔

兩字大夫皆所以尊王也

上與列國大夫異，下與諸侯私命異，俱重尊王上，發道之正。

只南季蔡季以尊尊親親分，只南季蕭叔以尊王貴夏分，俱欠自然，刪

突茲 鍼奔 辰奔同 添南季訃叔引例起

變例明是非見道之中矣。

從常道說來見變而不離乎正，罪鍼借紀季傳公子不當去國。

盟茂 盟葵丘 易胥命重不盟形說

主惡要盟而律以伯信，葵丘權作講信脩睦，然畢竟影響。

盟茂 瓦屋 從周文 尊君 變周制 復古 要發所以可從可變意

盟幽 稱公 從周文 各詞 從帝質 如隕石午伐鄭皆是 比陳午傳

南季 女叔 宰周聘 華元聘 比州公如曹傳

稱字稱公一尊王之心也。

凡脫母比題各要歸根本傳

△盟茂 戰郎

兵好皆非不得已上重私字下亦有私忿字

盟茂 朔入

大義公天下私盟爭國均貶焉。

此外有元年春王正月南季蔡季突救鍼奔主述作常變 又有南季突救梁丘盟貫題比邾鄭伐宋傳皆主常變支離可刪

克段 專目鄭伯 又書克段于駟

強國志于剪弟，經盡詞以誅之焉。

當時莊公以順母之名覆剪弟之實，故人知段之自及而不知莊有以養之。春秋推到隱處，見他私心不過看得位重乃憚謀如此，不誅而正之，何以杜人心之隱禍哉。授大邑正是為之所命，貳襲鄭勢所必至。善養人惡養弟相形以見莊之罪重。書法先收專目鄭伯，而以不稱弟于鄆緊束上去。仲先曰：此傳是文定第一推鞫文字，描摹惡養如畫志，即意也。總一心字包之。

克段 夾谷 下此與王政善養無干，應刪。

盟蔑 克段 私結信 私薄倫 兩傳俱有公天下

克段 立晉 考叔純孝 石碯純臣

觀良于春秋而得純孝純忠焉。

克段 如紀 剪弟 謀小 皆誅其意

兩邊皆欲取固與，且俱有志字及誅意字，以王政善養，王者與繼比斷。

克段 弗克納 薄恩 書曰不念鞠子哀 徒義 易曰乘其墉弗克攻，以克與弗克比。

克段 河陽 誅意 原情

此外有克段書救題，主薄天倫，重民命合，甚無謂。一經之中，此類甚多。可勝牽合乎，又以書救亦作王政善養者，則夾谷已無謂矣。刪之。

歸贈 書名

王室寵內持嚴責相之法焉。

稱天是通例只提過從天王拂經倒歸責相參看總傳忠智等語壞法亂紀自王朝始句重是定咥獄處紀法二字要拈醒。

咥贈 南季聘 盟洮 葵丘 歸脹 加劉夏逆同

抑宰臣不同于常秩者正大倫也。

下四比作例辨起倒本股作去本股依爵次講此例之常仍用咥起繳。

咥贈 歸舍贈

嫡妾總起要見君相同責前後互貶意然首題必無出理宜剛。

、咥贈 祭伯來 阿諛順旨無體國之誠 越境私交無人臣之義

、歸贈 逆后 君道 母儀

、歸贈 突救 降禮 禮 仲明義

、歸贈 歸三田 垂法 序續

、歸贈 歸三田 垂法 序續

、歸贈 歸三田 垂法 序續

○盟宿 凡書盟者惡之

惡要盟者欲人心復古也。

通傳只有信字無公字信即是公總傳所謂以忠信誠慤為心是也先

輩以無司盟固私。有司盟亦私。必欲盡去司盟之陋。直追大道之公。洗發已爲透徹。現聞先生又將孔子惡盟與先王設盟苦心。扭定一發見其世異心同。可謂搜骨見髓。乃知傳中精意。洗發不盡。必須明眼人耳。仲先曰。一傳只發明凡書盟者惡之一句。玩結語。故知二字呼應。自明書法。須如傳結收一句。不得單收書盟。

、盟蔑 盟宿 伐邾 伐宋

盟則必叛。可釋惡盟之心矣。

下二比。正見盟不足恃。惡在盟不在伐。

盟蔑 盟宿

望人自信。兩于要盟者惡焉。

混作同單。勿入蔑傳。意倒。凡書盟者惡之。魏去違質疑。更添石門瓦屋要之。凡盟皆惡。通一經言。豈能盡出。

、盟宿 踐土

私盟之惡。卽不與司盟者益見焉。

果字猶字。又况字。宜體貼。易黑壤平鄭也。王叔桓公臨之。

、踐土 亳北

易黑壤同

皆載掌司盟而不以爲善者。總叙混作。末繳本股。

盟宿

會防

凡盟皆惡
凡會皆讖

周官詠盟
周官行人

志古崇王盟會皆不與焉。

上非古道。下非王事。借踐土召陵挑剔而私盟不義略帶。

大全添入盟貫蕭魚乙酉江西曾出遂開濫觴之漸。今若作文須以盟

貫蕭魚挽入宿防見雖制外服內仍是宿防之事也。勿作好邊。

盟宿

遇清

古者不盟而信 凡盟皆惡 古者不期而遇 凡遇皆譏

盟宿

城中城

凡書盟者皆惡 司盟者猶不貴况私盟 凡城之志皆譏 城非春秋所貴况中城

盟宿

救邢

書盟皆惡 一貶 言救皆善 一褒

盟宿

伐衛

雖載掌司盟猶不以爲善况云云 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云云

志大公而重大權尤惡夫私盟脩怨者焉。

○遂伐楚

踐土

即前題脫母

兵信之公者猶譏其甚者可知已。

全要照發本傳

盟宿

長勺

載掌司盟猶不善况云云 至于善陣德已衰况云云

聖人思盛德之世而盟與戰皆譏焉。

或脫出踐土盟戲謬又或脫出踐土清丘

代盟

盟戲大鹵

代長

更謬

盟宿

城郎

結信非公 載掌司盟猶不善况云云 與役非時 役不違時又當云况云云 龍見四句

或脫出踐土城成周謬

盟宿

朔入

志公天下，故于私盟爭國者均貶焉。

或脫出立晉或易踐土影發爭國私盟謬甚，有添出胥命札聘作公天

下者，尤謬。

盟宿 葵丘

違制而信喻 明禁而信喻

無味宜刪

祭伯來 直書來

不與王臣私交，杜黨意也。

非王命是事實，原字即本字對末流看，貳心是朋黨之原，杜之之法，惟

有明義，乙丑會墨于，人臣義無私交，句竟草草點過，非加祭叔聘同

朝聘略分點。

○祭伯來 白秋來

外交杜朋黨 玉本 內交懲淫慝 存防

兩觀春秋不與朝者，而黨禍夷禍熄矣。

祭伯來 會潛

正本 下易盟唐用謹辨同 存防

俱是外交，各有三段後患，上書來，下書會盟，唐則書日。

祭伯來 王所

來朝 就朝 俱正本

祭伯 祭叔 濟西 汶陽

下交 私復 俱正本

比牟婁傳

益 卒

友如陳 茲如牟

不與貴戚之卿，重王命也。

以古者諸侯大夫皆命于天子論起，倒不書官混作。

辨旨定

隱公

士

友如陳 單伯至

主因王命有無而待之異傳曰古似不可以單伯當之姑備

外如觀魚舍至題雖取忠節皆主卒日不可出

二
年 △會潛 舉號 書會戎

譏內君之會戎示有所也

外戎雖通例然即此見其不當會非二意書法亦只重戎字 體用非

判然為二就無不覆載中自有箇內外聖人因而內外之故曰使之各

安其所各安則無事交通則亂生別內外之道政所以全覆載之德外

字即聖人馭戎妙用策不可施三段極明不可與通之意非流弊也

仲先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文定兩言看得甚利害文中
要挑發

會潛 長岸 內戎狄
內小人

○盟扈 長岸 內君子外小人為秦
內小人外君子為否

若添盟蔑會潛如傳中國之有戎狄二句引起 只盟蔑會潛主內中

國而外四夷稱字內之也舉號外之也要發各安其所意再加宿唐同

元年 會潛 加春王正月盟蔑同

觀經所書王者之體備矣

王德之體即就行王道者心上說不宜大開要之原不可求經股只取

題面大耳下比或易夾谷主孔子卻萊夷甚晦

會潛 盟暴居塞內 會楚于宋致金 盟蜀位侯王上

深謹外交亦有見于秦防之弊也

以會戎為主三段就中點綴不可作流弊說脫本比仍要繳應要之此
三段皆春秋以後事借經比出已欠通至朝諸夏者乃呼韓朝漢而崇
其禮也若搭會申等比則以夏朝夷矣何居乎

春王正月 會潛

主正朔不加奚會同之有直做或主大一統外四夷作合亦得

會潛 盟唐

譏其會謹其盟略有淺深故所引三段之弊亦小異

○會潛 狩郎譏外交明王道

會潛 滅邢譏遠狩全玉德
加盟蔑滅譚以別內外辨親疎論起

譏交夷明王道貶覆親立人道

天子與天地參何獨外戎狄乎聖人與天地合德同姓與異姓奚別乎

會潛 夾谷明王道責交夷 策不可施三句
行王道正用夷 于人為失禮三句

重聖人意作文上內中國外四夷下治中國禦四夷各有引語三段

○會潛 黃池馭戎 禦夷

入向 入極據事直書

直紀內外用兵見上下之失焉。

據事直書之事。正應以事言之之事。義自見矣之義。正應以義言之之。義據事直書。只一入字稱人。不氏帥師。點起。義既在入。上只發明逆而不順。而為逆者之不臣。縱逆者之不君。日明不當用套語。

入向 點稱人

經紀虐小。而擅與縱皆罪也。

斷即從按而生。故曰直書。

入極 點不氏稱師

望國重兵虐小。上下之失咸見矣。

庚辰盟唐 書曰

特謹交夷嚴其辨也。

此與會潛有別。上重所字。此重辨字。謹是謹辨。非謹始也。要發垂戒意。中國而夷狄二句。正見聖人謹華夷之辨如此。而公與歃血。豈義乎。久居中國在魯東郊。便見因仍之誤。加四盟只照獨書日書法。

盟蔑 宿 唐 密 石門 戎伐 鄭伐

謹華夷之辨。故獨嚴交夷之信焉。

以四盟弔起書法。即以膺狄發明謹嚴之旨。倒盟唐作。去四盟大意同。

狄伐邢 鄭伐許

戎代凡伯。晉伐鮮虞同。舊出四股未是。

觀待猾夏效夷者則知謹嚴之旨矣

兩邊皆是外四夷兩則字莫放過正是嚴處春秋之旨句重 或易滕

子朝荆伐鄭略僻且楚非純夷未妥

茂 宿 密 石門

盟有不必謹者以其中國也

盟唐 鹿上會孟執伐 乞師伐齊取穀 會號

謹交夷之信以弊不可長也

要發謹辨之意斯須不謹禍端迭見 只孟執乞師會號三比同要之

皆後事不應搭經股姑備之

盟唐 伐鮮虞

上以久居東郊起後世乃有云云 下以楚滅陳蔡起後世至于云云兩傳各有謹嚴字

貶交夷效夷者皆謹嚴之旨也

盟唐 瓦屋

庚辰 謹辨 韓愈氏 庚午 謹始 穀梁氏

上謹中國之雜于夷後世乃有云云下謹世道之戾千古其末至于云云

盟唐 會首止

書月 特詞謹防 及會 殊詞嚴分

盟唐 如齊茂如京

書月 華夷之辨 書月 君臣之分

添宿密兩如齊照特書書法

盟唐 盟唐至

獨書月 謹 獨書至 危

夷夏君臣作眼目添宿茂越稷只照書法 有脫出宿石門垂稷者無

味

盟唐 伐衛及戰 交夷 抗伯 皆書中

五盟 滅項 三取 紀信內夏外夷 紀兵尊君抑臣

五盟 歸濟西 歸三田 歸謹闡 講信特謹類之異 歸地特表心之誠

綸逆姬歸 書履綸逆如 去姬歸同

嚴婚禮于經始特譏小國之變常焉

夫婦人倫之本句極重親迎所以正始也常禮不書此變常故書非正

正字即作常字看姬歸只作事實

姬歸 猶書歸

志內女之歸以辨分也

寄莊廿五歸杞傳猶書歸者以別于大夫之自逆者也

歸贈 綸逆

正人倫之本亂法變常均貶焉

入春秋之始句要發

○盟密 子係紀非爵伯繼子無國

觀傳疑之文可以知慎矣

本據舊史 云 指聖人說先儒傳授 云 指後世之先儒說闕疑慎言

云 則胡氏自謂此傳全為說經者發舊主聖心之慎未當 其實與

夏五同但傳意煞與不煞耳作文要得揣摩意惟王緱山先生文最得

春王正月

盟密

義而削疑而闕

加春正月

夏五同

以凡闕文總起依有字口氣點入二比總作串重本比

舊有穀鄧朝壬申朝題此本大全註出然既有明傳矣可復添枝綴葉乎去之

若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

春正月

不書王

歸含賵

不書天

公在楚

不書葬

俱裁以大義

雖有明傳題面不佳應刪

盟密

有年

存舊史之闕文立興王之新法

○鄭人伐衛

強國擅大權以修怨正之以王法焉

重無王命上修怨帶之衛不言戰免衛正專罪鄭也伐字非書法曰聲

罪致討正見天子之大權加克段只作修怨事實加侵戰圍入等

比隨事序去後斷罪之輕重大意在擅典上發揮

升陘

取鄆

取日戰滅日取

兩諱內兵存臣禮也

重書法上總發意要玩特婉其辭特字亦須斷到擅典上

有搭戰紀滅譚兩邊引起者欠通又有用汪氏註添搭乾時滅項者因

客語客謬之謬矣

伐衛

遂伐楚

強國擅興之罪，即禁執言者，益見也。

、伐衛 伐衛及戰

兩紀應兵，因服與抗，而異辭焉。

以書伐而不書戰，比出鄭無命，齊奉命略起。

伐衛 遂及盟

專兵，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專盟，雖有安利之功，亦以擅命論刑。

或以遂伐楚執言，宋楚平安利未安，如此則脫母亦可出矣。

伐衛 長勺

重王命譏專，雖有言可執，云云。重王事惡詐，至于善陣，云云。

或脫出遂伐楚盟戲影照修怨詐戰，亦未安。

伐衛 秦狄伐晉

惡修怨，雖有言可執，云云。惡資夷，其自相侵伐，云云。

伐衛 及狄盟

征伐，天子之權，云云。况修怨乎，盟會，中國之禮，云云。况要夷乎，

伐衛 秦伐晉

遷怒，負王禁，貳過，歉王德。

此外有遂伐楚取濟西比照伐衛取牟婁者，又有伐衛朔入白入伐楚，主有言可執亦禁，况修怨乎，以正取國不貴，况逆命乎，俱無味，悉刪之。

三 年 日有食之 必書

紀常度之變，傲君心也。

治曆明時，提起重遇災而懼作，作文須於災而非異處，討出文機。

舊有翬帥師

背君，會灤，乘夫，戰鞏，政權，滅陳，夷狄，題不佳，應刪。

卒 君 表 ○季子歸 會宋

酌尊賢報功之典而知世官非矣

先發祿所以可世官所以不可世意透後入二比實之傳本即世祿辨

世官要識輕重現聞先生曰趙武不但世祿亦世官者本不可搭題

若出權借反田事作祿上易白入滅譚三國伐宋俱管仲敗箕郤缺俞

聘下易書救枝子起聘厥子晉侯伐衛先且居軫子會奔子臧舍至同

城費盈奔位非尊賢功無祿報與前題反此出劉和字先生終欠妥

笙奔鞅聘大好根據莫除易歸父如晉同人主孤立無助○題面雖新而可臧宜刪

求賻仍叔友如陳遂如齊

經于上下世官皆著其非禮焉

周魯分作上是襲祖父之世官下是啓子孫之世官下二比書法仍

主季仲因卒題不可出故借比勿溷

求賻曰求加求車求金只主端本一意

杜非命之求必端本以著罪焉

以不言使起倒求字作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一串下蓋恐

大臣乘喪而擅命故謹之以嚴分勿以嗣子居喪不可使大臣攝位不

當使平看既非王命如何又責天王

△石門書而不削

經志大公故不以外盟為常焉

春秋惡盟之例。本是據夫子志大道之言推出。作文須得怪歎意。復得慨想意。方合傳中低回之神。

石門 瓦屋 會鄧 非杏

只石門 會防同 亦有主合者

諸侯以盟會為常。非聖人大公之志也。

總發大意如單。不重各股事迹。

只石門會鄧同。然不如以公世經世作合。以敬信理義作眼目較勝。

△石門

瓦屋

書而弗削 書也

錄外盟而謹參盟。皆志大公也。

外盟自石門始。參盟自瓦屋始。上從常事論起。原到古道。下從周制論

起原到流弊。各各寫透傳意。自有關合之妙。不必扭捏。現聞先生云。此題兩邊本不相涉。只據兩傳開作。勿扭勿渾。石門以前俱是內外相盟。故傳即存而弗削。發非常典意。瓦屋以前俱是二國相盟。故傳即書。日發謹始意。

○石門 虎牢

易下陽同 公天下故惡結盟 孔子語証

石門 狩郎

講信非常典 玉法 講武非常所 玉德

石門 胥命

惡外盟 自敬自信 善不盟 易食易生 俱志古道

石門 如紀

外相盟特書 王者敬信之法 外相如亦書 王者興繼之義

石門 入櫟

紀外盟 望盛世意 削復國 待衰世意

○石門

晉宋伐鄭

在春秋亂世云云非常也
在春秋衰世云云不赦也

俱重王法

四、伐杞取牟婁

特書曰取

加入向同但玩法意略重

小國紊制而兼地經特著其惡焉

看杞邑也句便見莒不得強奪或曰一段只因本傳書取而追論之非
比事以甚其罪作文借以照看亦不妨莒人擅興一段固見其玩法稔
惡亦有感慨時事意

取長葛以鄩入

下遷三邑同但仍似強兼耳

諸侯紊王制于兼地削地見焉

牟婁

濟西

汶陽

加入向只帶在末

此題因辨取字論出作文直將擅取之不可如傳辨論末用一二語收
歸莒上勿用倒傳法

○濟西

汶陽

兩罪復地之擅正本意也

本字猶言原委非本邑之本不請于天王便是擅兵爭奪

取牟婁

會曹伐

班祿班爵

祿因五等之位大司徒掌之
爵有九儀之辨大司馬掌之

濟西

汶陽

取郟

取鄩

加取鄩同

復地正其本

比郟防傳脫

取長

強

鄩入

弱

會鄩

陳先衛勢

前幽

許先滕滑意

紊地制
紊王爵

比會曹伐傳脫

祭伯

祭叔

濟西

汶陽

私交擅復

都是正本

比友如陳傳脫

△遇清 書及 書遇

首惡期而遇者遇禮存矣

私為之約自然莫適主矣。所惡在簡禮，所以可惡在欲簡禮。欲字正對。恭肅之心，心字看。一曰無國君之禮。一曰無人君相見之禮。蓋惟國君決不可無禮也。須重發。書遇皆惡，就書及上看出，非又一書法。

清尋垂謀穀圖魯濟謀防擇
宿紀婚梁丘鄭防配
山梁丘鄭防配
魯濟梁丘同

詳內外之遇皆惡其簡禮焉

渾作內外小分二書法依傳總收彼此尊卑要挑剔正見莫適主處

遇清 胥命禮 辰古之不期，
信 近古之不盟

遇清 桃丘弗遇期而後遇非禮 要體直欲字
期而不過非信 要發中變字

入極 遇清公 遇近古，
私約異古

四國伐鄭以宋公為首

首序大國之兵嚴誅黨之法也

玩可但已乎及告哀公云 即不黨亦不為無罪也。惟不討而又黨便

是助他為惡而誅討者所先治矣。須知誅殤正所以誅吁。傳末誅亂臣數句全在誅吁上發邪說指除君害一語。朱南圖曰不恤難正是。不討賊春秋以大義責諸侯不止欲其不黨而已也。

四國伐鄭 觀魚從邪說黨惡 孔子哀公
達忠言縱欲 晏子景公

辨言定 隱公 三

四國伐鄭 滅下陽

黨惡報怨 狃利滅親 俱為首惡

執曹伯 圍彭城

雖先發後聞可也 雖誅亂討賊可也

比圍長葛傳脫

翬帥師 去其公子

貴戚專兵深示早辨之戒焉

不義猶然敢強正以能辨不能辨嘗試我處此時能辨只須罷其兵權
便使奸人喪膽矣傳中說及鐘巫何等痛切勿作泛常謹權語公子公
孫一段亦不可遺 朱南圖曰全從不義強其君上發惟其不義所以
固請為無君也

四國伐 翬帥師

嚴黨惡之誅 或以上止作不義事實定傳亦可 謹縱權之戒

會四國伐鄭 再序四國

複詞紀兵嚴誅討之法也

只是一次伐鄭所以再序為重詞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于此甚有深
情亦令後人按其事而三歎也 加四國伐翬帥師總序同單
、伐鄭 會伐 首止 首止 定州吁 孔子討陳恒 定襄王 孔子美管仲
特詳美惡之大者無非為大倫計也

會伐鄭 三師城邢 再序四國 惡 再書三師 美

會伐鄭 遂救許 惡極 善尤 加四國伐圍許同

○會伐鄭 秋七月 易秋七月 春王正月同 再易六月雨 楚子入陳亦同

隱公 三

討罪之意不爽化工之神焉

○會伐鄭 有年

俱有畫筆化工語

觀春秋化工之筆誅討嚴矣

、會伐鄭 盟暴

俱繁詞

大分

上以義精詞簡起

大防

下以紀約志詳起

伐鄭 會伐 會宋 盟宋

黨惡

皆複詞

伐鄭 會伐鄭 平丘 平丘

誅黨惡 惡競力

立晉

紀外君嗣位而擅置專立者皆譏焉

明字可味只因晉為諸侯之子故眾曰宜立晉亦自曰宜立冒味為之

把受父受王千古常經都晦滅了若但說正倫晉固應次及何不正之

有味傳語意略仄重晉邊亦得

、同生 小邾朝

出會城濮召伯賜齊侯命公即位文公嗣世僖公同又上易踐土冊命晉侯為侯伯亦同

兩紀諸侯受命君親之倫定矣

現聞先生曰此亦借題發傳意勿說為聖人所予兩為字有味

更有出成三公如晉不朝陽生入篡茶作反上題者甚謬宜刪

、立晉 歸枋入

私授受 松取與

俱重大倫

五年 觀魚特書觀魚

譏內君逸遊以禮克欲也

引晏子言明諸侯出必有事非責其不朝王勤民也縱欲不克全在又為之辭上明知其非而故縱更無足以坊公之欲者矣禮欲字極重傳中直推到鐘巫之禍所謂以欲棄禮則身必危也

河陽 如京 巡狩 只借以發義見人君不可無事逸遊 述職 或出滕薛朝 王所是昧巡述之義

王所 入郟 王事 民事

借比發傳要說非此不出意 或出楚丘 星言 風駕 晉侯伐衛 朝王 于温 同

或出甯母 通王 衛伐邢 師與 而雨 亦同 若黃父 謀王 歸三田 景公 出舍 太僻刪

之

祭伯來 觀魚 交非王命 出非民事

觀魚 郟鼎 縱欲 僖伯 貪利 哀伯

觀魚 咸丘 逸遊 伯益戒舜罔遊于佚 淫獵 周公戒成罔淫于田

○觀魚 觀社 非禮 王事 民事 僖伯 非法 受命 受事 曹劌

觀魚 刻桷 縱欲 僖伯 崇侈 御孫 俱悞諫

觀魚 甯母 拒忠 僖伯 納忠 仲父

觀魚 晉侯伐秦 悞諫文過可譏 踐言改過可善

觀魚 夾谷歸田 悞諫而文過 僖伯 從諫而謝過 晏子

△觀魚 曹陽歸 矢魚 鐘巫 違忠言 妨國政 獻雁 社宮 聽辨言 亂舊政 合而不必太開

伐邢 圍許 伐秦 武宮 上易朝王所入郟為是 比觀社傳脫

歷稽戎祀不違乎禮法也。

、衛師入邾 書師入 加四國伐鄭 立晉同

外君用民之暴非繼亂所宜也。

繼州吁句極重君道要發透不徒說父母斯民之道立國之始自家利害亦與民相關暴在重衆上。

入邾 次郎 圍邾 城邢 滅陳蔡 去圍邾同

歷觀稱師之義知與國之暴矣。

將次郎等比稱師例論在前倒入邾如單。

次郎 城邢 滅陳蔡

三紀用衆而立義異焉 三殺作以本股起繳 此等題只發明經例不重事實

城邢 滅陳蔡 矜盛 不稱師不足張犄角連衡之勢 出入邾 著暴 不稱師不足表悉办厚逞之毒 城邢同

、入邾 滅陳蔡 殘民 殘夏 總是著其暴

入邾 齊鄭入邾 殘民命 暴 假王命 逆

入邾 盟唐至 稱師 暴 書至 危 雖各有三段然少味宜刪

入邾 圍邾 不仁 不義 少味可刪

考宮 正名之曰仲子之宮

正非禮之祀以定分也。

正仲子之名而立宮之非禮自見然非禮全重嫡妾上非論廟制也亦

不當泛論嫡妾須發隱公探先君之邪心以成仲子而定桓公方切蓋正仲子為妾則隱讓桓逆皆明文中要識此意 德仲曰傳只提正名二字須寬寬發議若實講立宮非禮便不似傳語意且不見關係之大

歸賵 仲子之賵 考宮 仲子之宮

將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二句叙起即點入周以夫人賵之魯以夫人宮之倒聖人正名上重發定分以隱揖讓之實辨二句反覆明聖人意

考宮 夫人至 單舉姓氏 妾 以氏繫姓以氏繫號 夫人

有比首止葵丘出者雖嫡妾君臣立意亦大然終少味

獻羽 書初 加考宮只照別宮意不必以正名正典為人只

紀別祀之樂而因以正典焉

下一初字正借此以明前日用八之僭言前此僭用的原未曾革今特以別宮故降耳自成王說來故曰前不專罪隱公亦不可言今日之用六為是末流意綴發于後

獻羽 王所 正典 正本

獻羽 楚子圍鄭 原前之僭正大典 原前之善正大倫

○獻羽 稅畝 因降樂明前僭 正典 因加賦謹新法 務本 各有流弊 俱在初字上發

○獻羽 作三軍 用樂正大典 曰初 變兵謹大權 曰作 皆不勝傷前慮後之意

獻羽 舍中軍 似革僭而非正典 似復古而非謹權

獻羽 益來 明前之僭 冀後之吹

外有以考宮六羽比大青邢丘在禮樂刑政者題面似大然合而又合終屬支離

○邾鄭伐宋 序鄭上

紀兵先小國明首事也

只講主兵之實而罪自見不必復講首惡之罪何如邾既主兵自當首叙非聖人特先之以誅首惡也州吁一段又因首邾推論非以此比說

四國伐鄭 邾鄭伐 梁丘 易齊鄭如紀同 若易石門則

變常紀主兵撥亂之法可例也

以梁丘辨班序論過重邾主兵作州吁如傳辨後仍繳首邾

梁丘 陽穀 盟貫 侵蔡伐 只胥命伐鄭同 或梁丘遂伐楚同 或遇垂會救鄭更好

循例紀爵尤因事以重主者焉

傳意重變上倒作亦得曰從曰因聖人初非有心要發禮字事字透

○盟貫 陽穀 侵蔡伐 只邾鄭伐 非杏同

變例先諸侯以事之有所主也

出伐宋 邾先 鄭 戰紀 齊先 宋 北杏盟幽 俱齊 先宋 同戰紀比是齊先宋勿主先紀

四國伐 邾鄭伐

主兵之法黨惡與首謀俱先焉

從本傳推出不可倒作亦須依傳相生下來勿大開起處以事同總問
外如石門四國伐鄭舊主王制王法去本比而從合應刪

石門亦是盟
巴辨在前

特紀物異寓憂民之心也

在聖人意上發

○城中丘

告糴

國以民為本
民以食為天

兩紀事而見民食之重焉

出入邾

用入邾籍
衆稻

同或三國伐宋

節兵

大無麥禾亦同又有易師還盟

葵丘主無過糴欠通總之作此等題自聖人意上發勿認真題股

卒疆

觀魚

郭公

不用言
不用人

照傳以客形主勿對

、伐鄭圍長葛

書圍

以重兵加無罪惡可知已

此傳重一圍字蓋圍為重兵惟亂賊可用長葛鄭邑何罪乎正是虛虛
詰問使宋殤心事曉然則罪狀亦曉然又不可明指出忌馮 仲先曰
書法必合書取方全單股喝起圍字不收亦得

圍長葛

圍彭城

以下比形說如單見環城之兵非亂賊不可加

圍長葛

取長葛

詳攻奪之兵彰其惡也

全重圍上發取亦根圍來若曰城守經年必取之後已勿以圍取分點亦勿入後傳理法字

圍長葛 取長葛 滅下陽 執虞公 以書法也

肆暴貪利者皆詳始終以見罪焉

四國伐鄭 圍長葛 黨有罪 虛無辜 無味可刪

外又有圍彭城棄疾圍蔡見誅亂討賊可也圍蔡傳明有非為討賊舉句何得搭股指月用此題未是

六年 ○輸平 特稱輸平

強國以利結成悖于義矣

貶鄭只在一輸字以利相結專指鄭結魯叙鄭乘間納成後便叫破歸
祊取郟防斷罪方實蕃王室便是義正與利成反看 玩特稱二字是
利成之始須重發杜敗亡之本意 張德仲曰要知當日之成非求以
聯魯鄭之交正欲離宋魯之黨則平處先已不是矣况其間可乘自不
得不以利結後日紛紛構禍皆緣于此

盟宿 遇清 會伐鄭 伐宋 圍長葛 輸平 歸祊入 敗管
取郟防

以上五比叙起納成之由即以未二比照破利字如單去未二比同

輸平 歸祊入 郟防

貶強國之結內以其成于利也

下二事叙處便說明見今日以利相結然不可謂平時即以二事許魯

歸祊入 伐宋 郟防

強國兩委地于內利交可知已

全以輸平為主斷他平以利不以義不可復于二事上尋話

○輸平 盟幽

以利結成者愧主義之信矣

主字要發見其所主略差便走入篡弒攘奪一路去

○甯母 新城 即舊葵丘 踐土題

兩觀尊王之義而利交者愧矣

輸平 會防 利成 非為王室

輸平 盟柯 正以義 乘間

輸平 盟貫 平雖春秋所善 出盟貫 宋楚平同

輸平 城楚丘 貶釋怨 俱明道義

輸平 突救 正義不謀利 下易城濮同

輸平 歸祊 山戎 獻捷 驗利交

歸祊入 郟防 伐楚次 江黃伐陳 驗謀外

若下二比易平州濟西則此行父如齊傳脫驗濟惡易入鄆鞅聘則比

三軍傳脫，驗縱權，易會號取鄆，則比展輿奔傳脫，驗崇惡。

盟艾 齊僖平魯，鄭為他日伐宋之謀。

諸侯講信，深罪其事之私焉。

○秋七月 書時又書月

春秋備時月，見天人之理一也。

無事必書。是通例。書時又書月，纔是此傳的穴。四德之德，卽理也。作文只講天人一理，而法天意自見，不必另講如何法天。雖統說四時，亦須婉轉在秋上論。方與四比題有別。王月是王者應時出治之月，如月令是也。周介生曰：爲學二字，須拈出。

春正 夏四 秋七 冬十

備時月之紀，示法天也。

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夏贊俊遂良，行爵出祿，秋厲兵詰暴，戮罪斷刑，冬察隱固封，備邊講武，此亦順時申飭，見一息不容弛，非拘定某時行某政。

○秋七月 家父聘 天人一理 君相一心 下易糾聘錫命同

就聖人意思上作文，上望君，下責相，周易，虞史，點入。

△秋七月 六月雨 天人一理 君民一心 加三不雨同

○秋七月 于師 歸田 明天人一理 去于師同 會人物一身

○秋七月 不告月 法天必政 奉天謹禮

孟秋之月，戎路迎秋于西郊，還反，議賞罰于朝，月朔之日，玄端朝日于東門，閏月，闔左居于門中。

○秋七月 無氷 行天德 春夏秋冬悉書 雨雹氷雪悉書 皆明天人一理

△秋七月 狩郎 合天德 備時 全玉德 謹微

外如秋七月同生札聘主明天人之理，兼帝王之道，便屬紐捏，且禪繼未可輕出，又有秋七月獲麟題，下只有天人相感對不整，俱刪。

取長葛 直書于策

大國玩法兼地特本天理以誅之焉。

要知天理王法原非兩截，理所不容，即是法所不赦，作文將此意痛發。

王朝列國鄭人點過。

四國伐鄭 邾鄭伐宋 圍長葛 取長葛

稔惡用兵，不善之積著矣。

綜他前後事，正見其惡之積處，至是一轉，須體傳中口氣。

加孔父同，只照傳點。

取長葛 言汶陽 取 王朝列國鄭人點過 倒宋逆理 齊兵韓穿點過 倒魯狗命

外如取長葛入許，俱有不善之積句，上重忌馮，下重無王，歸束都不好，刪之。

錄內女之媵謹禮旌德之意寓焉。

不與嫡俱非貶叔姬只謹禮于微意近多倒褒德作。

加伯姬歸歸鄫總叙同單只加歸鄫單重表賢。

綸逆

叔姬歸

上比作小國大夫接我則書

論事與賢俱不可以位廢也。

以不廢事照不廢賢倒作。

△庶其奔

會奔

不以位廢事不以位廢賢

△城中丘

書

內君役民非時動之以君心焉。

人君之心極重乃體天地立君養民之心養字政與勞字相對民力足

四句要發正見民力當重處

△三國伐宋

楚子伐鄭

二伯用民即用以爲養者也。

管仲節兵魏絳息民俱知民力之爲重者題雖僻而意佳

中丘

城向

城費

城成周

中丘

視丘

城向

城邢同

不以時義之合否皆書重民力也。

滾作總是勞民爲重事有去城向比出者以成周城于冬時且義也然

終未妥或以襄十五城成郭代不時非義更為穿鑿

中丘 城費

不時非義

不義比如浚洙

因納糾懼齊

城虎牢

逼鄭

城杞

私母家

作門觀

僭制

猶

可出外如城中城

因晉命懼鄭

城郟取須句

備郟

城諸郟

備莒

城郟

宣

欲背晉

城武城

懼齊

城莒父及霄城啓陽城毗

皆黨范氏而懼晉

等比

皆不可用

城向

城邢

俱時且義

惟勞民為重故合時義者猶謹焉

築郎囿

城成周

時義

同上但此係創始完舊耳

城中丘

築郟

完舊非時創始非時

指夏

玩傳凡書云云還指大無是發重民力之例

外有本大全註出城邢楚丘緣陵城成周墮郟費單主義邊無謂况

邑墮矣而謂之與作可乎斷宜刪

△中丘

咸丘

仁民愛物

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功春無殺胎卵無焚山林

近有添克段主親親仁民愛物者非傳非合宜刪

中丘

浚洙

違天時務地

俱重勞民

中丘

昌間

用民訓民

先養先教

年聘

特變文稱弟

大國私弟因修禮而示貶焉

全以母弟之義發。故一曰僖公母弟，又曰私于同母，方與語背傳異來。聘亦是寵愛，然重平日絕偏繫之私。正篤友恭之義，聖人非欲人寡恩也。恩必求可繼，自不當以非禮寵之耳。

年聘 語盟 鉞奔 辰奔 重垂訓上發 加黑背侵黃奔同

紀諸侯待弟而私與薄均譏也。

語盟 黑背侵

二國寵弟皆非其禮也。

○公伐邾 不待聘而自是

以奉詞紀虛小之兵，因其所飾也。

無詞只在為宋討上，渝盟總是無詞，非義而曰伐，正欲加之罪也。如傳辨論魯罪自明，不必着斷罪語。

盟蔑 邾鄭伐宋 公伐邾 去公伐邾作無詞之案

即小國無罪可聲，見飾詞者之非矣。如單不信，就在非義內，盟蔑伐宋二事不可竝提。上二比隨去一，此題意不全不可出。

公伐邾 齊人伐衛 下比照主兵者有言可執二句，倒本比如單

同詞紀兵，飾詞與奉詞自異矣。

○遂伐楚 會扈伐陳 加次陘即執曹邢傳須記

紀執詞討罪之兵而無詞者愧矣。

主有言可執有罪可討然不可以每比分屬或齊人伐衛討立類齊人

伐鄭討從楚同又易三國伐宋楚子伐鄭或公至圍齊宋公伐邾俱同

但稍僻耳。

△公伐邾 蔑僑侵宋為宋為晉

皆以舊好為案上因所托而書伐下陋之而書侵。

凡伯聘

觀王禮之隆知臣職之怠矣。

主入許傳此周聘之始舊主南季傳以失正責天王亦得。

伐凡伯歸

王臣因夷橫而失節罪在怠義者也。

戎以徒眾劫凡伯故書伐只解事實無貶戎語罪凡伯提起即就以歸

易詞倒衛失職

伐凡伯 狄入衛

與國縱敵而致寇因之矣。

舊用啓患者非

伐凡伯 桃丘弗遇怠義 惟為衛地故無所逃罪 失信 惟為衛地故不當負約

八年 △遇垂

志外遇而深惡其簡禮焉。

宋以幣請衛侯許之便見非不期矣收書爵

○歸祊入祊

強國委分地于內而授受之罪均焉。

傳首至未易許也叙鄭以祊易許之始末周制至邑矣原鄭魯所以有祊許為王室特恩而二國不可以輕與人也用是見鄭等語斷鄭罪其言我入祊以下斷魯罪作文斷過鄭罪轉到魯上兩截發或鄭魯參差說明排偶碎講亦可魯非義即自鄭無君親上看出勿涉假許 馮仲先曰味傳意責鄭甚嚴而責魯意甚婉作文仍當以責鄭為主而魯強

入如傳帶收亦得

○歸祊 無書法

強國委分地于內見其心之逆焉。

用是見三字要體而謂天王 云云 而敢與人 云云 正摹他無君親心事

○我入祊 入

不順望國之受地衡之義而已。

惟祊非我有故義不可入非二意作文須本鄭之無君無親翻斷魯非

輸平 歸祊 入祊 假許

即易地之始終強國蔑倫之罪著矣。

以傳首一段搭勿兼用假許傳。如傳將數比叙明。倒歸祊斷罪。蓋輸平者。歸祊之始謀。而假許者。歸祊之成算。祊之歸。所以踐前約。而要後利也。無書法。還該去入祊。

輸平 歸祊

強國欲踐易地之約。蔑倫之心著矣。

照歸祊單比作。或加入祊不成題。以傳首無入祊。即以昧大義。蔑大倫。合亦無謂。

歸祊 入祊

假許

去入祊同
加會垂亦同

主交譏易地。直作比題。兩傳各有湯沐朝宿。以近相易等語。俱重特賜。

上發不用書法。只入祊假許在。取與上斷。魯罪自鄭君親論。則祊之入為不順。自我君親論。則許之易為大惡。

歸祊入 以四國伐

地相與、職方、形方、司徒掌之、兵相用、旅賁、虎賁、司馬掌之、俱謹玉制

宿男傳

胥命

葵丘

踐土

蕭魚

崇禮
崇信
其變周制

比瓦屋傳

葵丘

踐土

垂隴

佐聘

桓文之盛必書名
齊晉上卿不書官

比曹殺傳

上二題雖似整。然題意不佳。應刪。

○瓦屋

書印

謹參盟之始。志大公也。

始者參盟之始。非弊之始。勿作汎常謹始話頭。蓋聖人直欲盡去司盟。

不但惡參盟而已。須會傳意渾發。勿泥瓦屋講。總是惡盟一意。蔑傳重私字。以為盟之心言。宿傳重信字。以盟之必叛言。石門外盟之始。故發非常意。從無盟前看出。瓦屋參盟之始。故發謹始意。從有盟後看出。謹其始也。正與後其末相照。作文宜有呼應。談虎云。參盟雖始于今日。而其實不自今日始也。看得甚好。蓋自有盟之一日。即已有參盟之一日矣。始字正對數箇。然後字至是字而言。故總結之以變周制。毫北伐宋。華向奔。口血未乾而渝盟。交質子而不信。宋元公殺質而攻華氏。即盟質之不足恃。知聖人謹參盟之意矣。

要見盟之後事如此。乃知誠欲復古。不得不變周制矣。勿說瓦屋流弊。

○瓦屋 胥命 蕭魚

志大道之公。故屢致意于邦交焉。

將二比渾發聖人意思。不必以下二比承瓦屋說。以信待人句。單屬蕭魚。

△胥命 蕭魚 諭信 推誠

取其合公世之志。蕭魚亦有趙武入盟事。只取其信鄭不疑耳。講美

處。須像足謹參盟句意。

瓦屋 胥命 謹參盟 穀梁 善不盟 荀卿 傳而比

瓦屋 稅畝 參盟之始 公世 變法之始 務本

瓦屋 黃父 以信待人 以正待人 以信待人 既屬蕭魚 搭比未妥

胥命 蕭魚 城邢 楚丘 以信待人今古之感 以正待人王伯之辨 比緣陵傳脫

△浮來 特言及

譏非禮之謙而謙德明矣

我所欲曰及見公實自屈非大夫敢抗也莒小國人微者下句較重講

失禮處要將謙字辨明

、浮來 長檣

太甲之非謙于謙而光者益見已

借晉形講如單悼公辭稽首亦在君臣上見得好處

或單就謙先出葵丘叔弓如晉主桓無忘下拜弓無敢為賓若易舍至

主卻邾夷之坐然非謙矣

浮來 會蜀 謀 易 書 俱失體

浮來 庚良盟 抗 卑

○浮來 札聘 過謙 易 過讓 中肅 題新而整

無駭 入極 友如陳 茲如牟 主傳前一段

別貴戚之稱昭公選之法也

△入極 三卿伐莒 易 陵如京同 又垂隴同 出盟折 戰寧同

總以公選意起始幸其存終惜其廢稱名稱族非書法須知無駭只不

世官耳非即公選

隣旨定

隱公

堅

若出季歸戰鞏大意同，但分賢與世作，仍以古者云起。

入極 茂如京仲會號齊鞅聘士城成周韓

春秋官人始近古而後遂私焉。

以古者置卿云起，即以無駭末世，貼近古講數語，轉下四比分講，而

以先王之禮，總斷于後，帶傲後意，不世官，則于禮是而治之由也。世官

則于禮非而亂之由也。

△戰鞏字會號諡句聘官魏曼多侵邑

歷紀世大夫，其世之者非也。

總發意，不必四股講，只就字諡官邑論世官之非，不宜于四字生枝節。

字比易魚石奔

目夷字子魚，賜魚氏。

諡比易華元聘

戴氏諡也，華戴族。

官比易魴聘邑比

易韓厥伐趙鞅歸同。

仲蔑如 叔豹如 季宿如 韓起聘 趙鞅歸 曼多侵

主內外官人以世，須點出專魯分晉之禍。

有單摘官邑，出鞅聘起聘者，欠通。

行父如 蔑如 作三軍 句聘 起聘 入晉陽

主世官貽禍，只作三軍入晉陽同，要發由字，或出土鞅聘趙鞅歸上

臣不具三耦亦新，然僻矣。

祭伯來 城費主寰內諸侯一段搭

○入極 胥命 古者置卿不以世官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皆近古

、入極 單伯伐 用人 命官 皆近于古 比曹殺大夫傳脫

外翼胡有三國伐宋晉侯伐鄭傳題主伯國置卿猶近于古已與傳意不叶下股又無明據刪之

九年 南季聘

王禮加不臣之國失正甚矣

要見威禍不上操其流愈趨愈不可過不得已意不輕

暄贈 南季聘 錫命 王所 蔑如京 公如京

上隆下殺君臣皆失而尤重君邊

遂伐楚 征伐 政事 邢丘同 圍郟 陪臣 圍費同 黃池 夷狄 加南季同

柄之漸移由王者不操也

總發其原皆自天王句題面不佳 外如南季聘伐楚蔑如京三軍主

王侯之失公侵鄭黃池主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大場俱不可出

震雷雨雪 必書

紀天道之失度所感可知已

陽失節應若陰氣縱主臣要發聖人所書之意

○城郎 夏 加城中丘同

望國非時興役無愛民之心矣

禦暴保民勞民亦不妨但非時妨農必不可耳分財用一段甚言民不可妄用非既罪非時又罪不能分財云也無愛養句重全在意字上發與民漠不相關情景大作字勿放過其罪云猶云其罪果輕乎重乎當自見矣

城中丘 城郎 城費 墮郈費

違時制而興役無愛民之意矣

非制邊不是責越禮蓋勞民重事雖制猶當分財云况非制而可妄興乎作文總起碎作不必大開墮郈費只將來驗其非制城郈補入只城郎城費同此與城中丘城費相似但中丘傳是時義此傳是時

制勿混

城郎 城費 城成周

去城費只在時一邊說

役民有道違時制者皆非矣

借士彌牟計丈云見時制之役猶如此况非時制而妄興乎

城郎 狩郎 龍見火見有常期 非時無人君之心 原圖其圍有常所 非地虧王者之德

城郎 浚洙 城 俱是勞民二傳各有 池 大作字與洙字一轉

外有城中丘墮費題主非時勞民明禮革僭傳非傳合非合不成題

會防 書會不異其文

諸侯定謀出于私從例以譏之焉

此書會之始。故周官行人至會聚爾。通論經例。左傳以下。只辨左氏所稱之非。以明今日非王事相聚。當從皆譏之例。蓋列國無會名。凡書會皆譏也。若果奉命。應有異文。褒之。必不從。凡例書會矣。只用辨駁成文。若直煞斷罪。反無味。近多責假命者非。現聞先生曰。不異其文。非又一書法。卽所謂凡會皆譏也。

○會防 召陵

自相會以行私。與近王事者異矣。

講召陵不用律禮。只重仗義責楚上。春秋猶不滿其無王命。果如左氏所云。宋負不王。無異于楚。鄭所奉命。反勝于桓矣。然其實云仍繳不

如召陵意。不然。以召陵之無命。而有尊王之心。春秋猶序其績。况奉命討罪。乃不異其文哉。

加中丘伐宋。敗管取郟防同。

會防 會中丘 伐宋 敗管 取郟防

諸侯兵好出于私。經所以譏之也。

此一事也。宜總叙總作中略點三段。仍收不異文書法。切勿用假命。馮事全以防字。鄧字已字形。王都而辨其私。

會防 中丘

兩譏諸侯講好。以其皆出于私也。

同單略分私謀私期總是書會不異文

○會防 伐宋

列國兵好皆私從凡詞以譏之焉

加會中丘同屬在書會邊 出中丘伐宋同或以定期出師為假命先

期出師為縱權合亦可

會防 齊人伐衛

主奉王命討不庭句作法同單指月云此句即就宋公不王云折他

豈可搭題應刪

輸平 歸祊入 會防 中丘 取郟防驗利成 驗私會 比輸平傳

郟防比上下皆屬 須知中丘郟防實事非驗也終屬牽合

會防 城楚丘私會 非王事 不異文 專卦 非王命 無美詞

會防 黃父非諸侯所得為 不異文 特臣子所當為 無美詞 總重王事

會防 會蕭魚謀大 雖公陵之舉云云 一正一反須 服小 雖城濮之績云云 比照得活

加召陵城濮同或搭召陵侵主桓文之功褊矣上重王事下重王命意 雖整而詞不整

十年 ○中丘 亦不異文

師期出于私非奉命可知矣

只就師期上見他非奉命討不庭

翬會伐 去其公子

內臣專兵經示戒于制亂焉。

翬到此際威勢已成雖有英主亦拱手以聽而已故傳曰其將能乎又曰制之未亂見縱權已非一朝夕也。現聞先生曰玩傳不待鐘巫之變則子翬弒械已成直待時而動耳罷其兵權此伐鄭時語此傳無此意伐鄭傳用辨字此用制字便見淺深。

會伐鄭 會伐宋

兩戒內臣之專重兵權也。

此固字先字見其無君體貼始字今字口氣不當兩開合此二役乃見

積其強惡也。

敗管取郟防 昔敗書耿

望國詐勝而取其地直書以見罪焉。

戰者兩俱有罪以宋之兵未嘗皆陣而戰故特書曰敗取非其有而不隱以取之中猶有重于此故直書曰取作文全在辨聖人書法不必復作斷罪語。○主詐與貪是正格近來多趨簡易槩從倒作濫觴于丙辰。然此題從倒尚無礙餘有確不可倒者願諸君尚以大雅自持。

敗管

稽覆師之稱而罪有專屬矣。

敗是紀實非斷罪書法文只發詐戰而罪自寓

△取郃防

論內惡于取邑不得不直書也

作文以非其有而取之盜也喚起不諱書法如傳辨斷須從不諱中見罪他意方妙然小惡直書原非無貶

敗管 取郃防 升陞 取郃 取郃 取郃

兩變文以紀兵即事而可按也

如單升陞書戰管則書敗滅國書取此亦書取

取郃防 取郃 取郃 取郃

不諱兼邑之惡權其重者也

就書法上發如單

敗管

戰泓

許戰曰敗只收之者有罪皆陣曰戰兩人俱有罪

易戰奚長勺同但戰敗比甚多詐戰必須用本股皆陣惟戰泓有據餘

易比斷宜刪

△取郃防 取郃 取郃 取郃 黑壤 沙隨 平丘

比黑壤傳

隱顯其詞無非愛君上諱大不諱小下諱曲不諱直

宋衛入鄭

即強國致人之兵而善哉者矣

只主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句彼算定。宋殤必來報。故示之隙。又料其不敢久在鄭。故伏于郊。

伐戴取

稱伐稱取
加入鄭同

強國以奇兵兼敵。殘民甚矣。

甚字全在兼字上論。兼指戴與三國。殘則敵國本國俱殘。奇勝亦從平。日用兵料出。要極發奇勝之禍。以定善戰之罪。服上刑句。是此傳定律。

○伐戴取

伐鄭圍新城

下易吳伐鮮虞同
出新城雞父同

或五國伐鄭同圍齊同

兩紀兵而奇正分矣。

什倍則圍。伍倍則攻。正與以寡覆衆相反。以奇正立論。事迹點綴在中。

勿實講以涉于合。主客要分。

克段

四國伐

伐戴取

入許

從王伐

以習用之奇兼敵。殘民甚矣。

以前後四客股起。歸倒本比。總發用奇之罪。

克段

伐戴取

親親
仁民

伐衛

伐戴取

專王命
殘民命

兩題皆無味

○伐戴取

陽穀

用奇殘民
用奇制敵

若搭書救鄭主善戰。殘民不戰。全民搭盟。戲主奇勝善勝。

入邾

諸侯托違命以虐小，難掩其不順矣。

借不書入，照入字斷罪矯假，指伐宋，非指入郟。然知伐宋非王命，則知

入郟非討違命矣。全要根伐宋來。

伐鄭 伐宋 圍長葛 取長葛 會防 中丘 伐宋 入郟

觀強國構怨之由，而虐小之罪著矣。

以入郟問起，隨以忌馮交惡事作案，以會防假命事倒單，斷作

、會防 王臣不行 伐宋 王師不出 入郟 加中丘敗管取郟防同

觀私逞之迹，則知討小之逆矣。

倒本股作收入字，忌馮事亦須點出。

、入郟 遂圍許 假王命，虐小可譏。加會防伐宋，會溫王所同。

年十一 滕薛朝 書而不削，不特言。

紀內外為禮，兩著不臣之罪焉。

且列國至，示譏也。責滕薛，滕薛二君不特言以下，責魯自相朝聘，只主

修朝聘者說，偃然受之。上擬天子，此意重。志荒帶說。○此小國來朝之

始。傳首發朝聘之制一段，絕有感慨。慧眼人自當融入講中。

滕薛朝 穀鄧朝 如晉復 如晉復

諸侯邦交以勢，無當于王制矣。

傳以典禮大壞起，而總係之以無合于中聘世朝之制，則從來上責魯

者非不朝周而朝魯其失在來朝也而來朝不報則魯實強于諸國耳
不朝周而朝晉其失在屢往也而屢往不納則晉實強于魯還以朝制
為主而不報不納就中作感慨波瀾為是

年聘 年聘 邾朝 邾朝 上下只出一比同或年聘滕薛朝同或
俞聘小邾朝或起聘邾子朝俱同

重尊王之禮私朝聘者必譏焉

主缺述職一段作俱責來朝聘者收一切書而不削

△滕薛朝 會向 旅也
竝使

朝會皆非禮上賓主皆非下使介俱失只發議論不重斷罪

○滕薛朝 白狄來 大分
天子旅也諸侯
夷狄于天子世一也

穀鄧朝 二駕伐鄭 會號 至河復 比會曹伐鄭傳脫

來朝不報屢往不納以意升降以勢上下

△時來 入許 書會
書及

辨志以紀兵好而望國不臣之罪見矣

以書法叫破即就魯志倒不臣作須本前四惡來方與積字相合會及
非特書後不必復倒

時來

本志紀兵謀小之惡自見矣

只辨其為鄭志而惡自見

入許

內君志于虐小不臣甚矣

須貼今又口氣重發積字只說不臣未透為國以禮禮字亦不可忽

求賻 凡伯聘 入祊 伐宋 入許 加伐邾取郟防同

詳內君之惡為不臣之戒也

將五不韙隨叙隨斷俱就臣道說

伐邾 入祊 去同 伐宋 取郟防

觀伐國取邑之事內君之不臣見矣

伐邾 伐宋 舊主盟宿傳無明股屬此為當

兩曾以虐人不臣甚矣

入祊 取郟防 假許 去假許即輸平傳

望國兩紊地制無臣禮矣

祊許一邊郟防一邊勿大分假許雖在桓公時然隱公先許之矣

入祊 入許 取地 兼國 俱不臣

時來 入許 會垂 盟越 原志罪陰惡 原志罪黨惡 以書會書及此

時來 會垂 俱鄭志要發其貪利要內之情

總傳

敗蔡 土 戰邾 尊 執樂邾 政 國書伐 道

齊書定

隱公

五

發王正月之定于一各股輕點過

春王正月 墮邱費 國書伐 下二比俱一統事

大一統之義徵于國政道術焉

春王正月 墮邱費 聖經脩而一統之義明 聖道用而一統之義行

○隋邱費 國書伐 冉有有功魯欲用孔子孔子不仕退而叙書傳禮 刪詩正樂序易有易獲麟者謬

即聖人之用舍而國政道術歸于一焉

裁三家而政統于一脩六經而道統于一歸字意要發

麟旨有放甲父敗邲題偏摘政無二門尊無二上不可出

盟蔑 盟宿 盟黃 盟邾

兩惡要盟即不得已者見罪焉

以下二比形出上二比汲汲欲盟之心未帶不可叛意收皆書及

若加伐邾伐宋須重發盟不足貴并得比事意為妙

克段 四國伐 衛鄭歸

蔑親之罪惟養惡者為甚焉

宋衛罪原不輕特借以明莊志之獨慘耳

○敗箕 適歷 胥臣薦卻缺 荀躒黨意如

惟交有公私而情宜察矣

要發迹同情異首尾用祭伯

○行父盟扈 會扈

昭 范文子釋行父 范獻子黨意如 同上

汲引比易白入滅譚伐宋

俱鮑叔 薦管仲 圍宋 趙衰引 秦人伐晉 子桑引 滅潞

戰鄰

士伯引 林父

令狐

士伯引 林父

盈奔

祁奚免 叔向

良霄入

子皮授 千產政

會號

韓厥立 趙武 取

鄆

趙武請 叔豹

鞅伐衛

王生薦 柳朔

若首止葵丘

太泛

晉侯伐鄭

則主林父 之謀未佳

朋黨比易城費

叔仲昭伯 嬀南遺

苕丘

郤犇黨 意如

公圍成

梁丘據黨 意如

趙鞅歸

韓魏 請復

若斷道

列卿同 心逞忿

曲沃

魏舒黨 樂盈

俱不佳

○敗箕 盟扈

小白入 秦人伐晉同

二帥有引善之功可以觀君子之情矣

入極 餘丘 行父如

以名而不氏作一頭以書公子不書官承之私與專不得分屬蓋下比

不出垂隴則慶父行父皆貴戚也傳中三句相連原就益師一身說文

中只提明大意勿泥三人

友如陳

稱公子 重隴 不書官 專

摘搭二段未妥 或伐餘丘

私

行父如

專

同

或又添入極

無駭名 而不氏 更

無味

○突救 鍼奔 春王 黃池

春秋有變例 定哀多微詞

變例微詞皆聖人之不得已也

變例蔑傳自明下因魯無君中國無伯詞不得不微也

麟旨定

陽羨陳于鼎爾新著 古吳張我城德仲參 海陵陳允昌明伯軫

桓公

元年

述古編年法之可久者也

通論帝王不專指魯編年可久自後人見得如此非夫子故編以垂法也祖述意不可遺

、元年 元年 體元 明大用 編年 垂大法

現聞先生曰隱元年編年之法已具桓元年體元之義亦存但以編年

為第二義故于桓發之作文須知交互不可分屬

元年

公即位

文 編年、久遠可行、漢文、孝武、改元、情義得中、舜、禹、

公即位

書即位 加文即位照不嫌同詞

深絕逾君示禮不可汨也

隱桓之禍由夫婦不正故正仲子為妾而後知桓非適嗣而隱為寔讓

桓為寔篡與考官傳同意然則公羊至末不過申上文耳 禮字極重

出于禮則入于邪春秋垂訓不得以邪汨之也

或出踐土

叔武 札聘 諸樊 攝讓

反照攝讓之非題意不佳易葵丘

襄彙 子魚 總繆

會垂

稱會

強國要好之志有所利也

只發鄭志圖許其罪自見勿涉黨惡公即位修好于鄭則鄭不無乘機

之意 會字是事實非書法

○假許田

不曰易而謂之假 加會垂只作事實

加歸祊只照明加壁

春秋正義深致意望國之易地焉

隱惡許改總在假字上見義利二字極重只為見利忘義遂至不顧君

親故曰篡弒之漸其曰國惡義係于魯不係桓也無君在廢朝觀之禮

上與棄先王所錫有辨 現聞先生曰通傳所重在諱國惡改過意又

從此推出來見聖人一字之間多少含蓄使無君無親者有可新之路

玩又以見而已也。口氣自見。作文照傳重發諱國惡意。而以易則已矣。假有歸道咏歎足之。蓋聖人作經在此事。二百餘年之後。逕作望其改過。何異說夢。

○滅下陽 執虞公 圍彭城 伐鄭次鄆 族利正義

觀義利之懸。知聖人戒利之義矣。

只論道理不重事迹。易滅下陽伐鮮虞同。有出輸平突救者。突救無功。難說推之可行。有出召陵侵夾谷歸田。晉陽朝歌者。夾谷歸田。有禮字。無義字。終牽強。又有單出正義邊。搭伐鄭次鄆墮郈費。主推之天下國家者。題面雖美。終屬偏股。不可出。正義比可易伐楚次來。

盟于師 放利比可易伐衛歸俘

△假許 伐鄭次鄆 放于利 無君親之心 易墮郈費同

此傳而比也。只作比。勿作傳。

○假許 荆聘 許改過 嘉慕義

△假許 納捷菑 言假 許改 稱人 與改

假許 齊取濟西 各有義利字及孟子語

○假許 益來 諱以許其改 不諱以善其改

隱顯內惡重改過也。

假許 國書伐 自新 自省

、盟越

狗內志以成惡者直著其罪焉

稱及是事實宜就魯志中發出鄭罪因此一盟人便不復致討所以爲定位也要看戰郎傳首盟字無俟貶絕正是深斥其惡勿作書法收

會垂 盟越 加假許同只帶在會垂內

辨內外之志強國黨惡之罪著矣

以二志叫破卽就魯志倒入鄭人黨惡作

、時來 會垂 兩邊俱是鄭志

假許 盟越 魯狗鄭欲而與地 諱惡 鄭狗魯欲而與盟 著罪 俱重君親意此作

有以會垂盟越 外爲主 內爲志 比戰郎戰宋 罪在彼 罪在內 無情致刪

大水

觀內君之致災知天變不可諉矣

有以大水六月兩作乖致異和致祥者不佳且不確刪

二年 春王正月 書玉 加元年春王正月同桓督竝責

重討賊作就王法中說出天道

及孔父 書及 書大夫 書名

賢狗難之臣足爲國重也

經以君及父者言以君故及之也先攻後及甚有關係生而存則不可

得弑正父所以異于牧息處。聖人以處命不渝賢父全在平日能為有無義形于色上。不有君子一段要發。君前臣名辨其非貶不重。

四國伐鄭 三國伐宋

續兵父無格君之功 十年 意不比且節兵仲有相君之績 二十年 無味刪

及孔父 叔姬歸鄆

兩傳皆有節義字 上易仇牧同

及孔父 子哀奔

殺身而節著 愛身而道存

嘉效忠而貶濟惡不以素行拘也

○及孔父 行父如齊

十年十一戰而終能死難 相三君無私積而卒以濟惡

及孔父 蒐紅

必先剪其所忌而後云云 必先為非禮動民而後云云

及孔父 舍至

上有衛宗社下亦有社稷之衛俱表其節

△滕子朝

降而稱子

首黨大惡者經以王法黜焉

春秋為亂臣一段是黜滕主意先鄰而朝見不但不能討罪又重于後之朝者或曰以下是胡氏啻緊申明所以黜滕之意重發

加滕薛朝只照書法

再加滕子朝

襄點出終身不稱侯加楚子入

陳或黃池只照四夷雖大皆曰子句

滕子朝

杞朝

穀鄧朝

執戎蠻

加即位邾牟葛朝司

首黨大惡者黜之同于夷焉

照先鄰國意及狄之書法如單

○滕子朝

小邾朝

退、行王法、加滕薛朝黎來朝同。○邾來傳不重王命題面好備之

滕子朝

多麋

禹戮防風周公誅管蔡禹放蛇龍周公遠犀象亦無味

滕子朝

荆聘

前侯今子中國而夷狄黜黨惡帝王之法前號今人夷狄而中國進慕義天地之心

滕子朝

盟齊

滕先鄰朝降而稱子鄭伯首朝鄭列其下

下易椒聘同但俱就稱子說耳

○滕子朝

踐土

各諸侯實夷狄按實定名各天王實不及諸侯去實全各

黜諸侯而扶王室正大倫也

滕子朝

楚子伐鄭

高黜禮先施全重聖人汲汲討賊上望兵先加○比宣九卻缺救傳

滕子朝

吳伐邾

不復稱侯兩傳皆名實字不與本爵

黜侯伯之爵以其同于夷也

下易楚子人陳或黃池同○吳楚非純夷指月易戎蠻子赤更確加

滕薛朝同○或作傳題大謬

○滕子朝

歸三田

春秋天子之事仲尼以天自處

黜爵不嫌自專紀績不嫌自叙俱就書法上議論

○滕子朝

吳入郢

名實賞罰俱奉天討

滕子朝

獲麟

經修帝王法行蚩尤四凶防風管蔡經成帝王瑞應圖書鳳鳥麟趾騶虞

有以降而稱子城不繫鄭搭出城虎牢者兩傳不整宜刪

會稷成宋亂

特書其所為而曰成宋亂

貪利黨惡者特筆罪之焉

桓與諸侯兼責以賂故而立為相其罪更甚于不討而黨之者故曰甚

又曰極為賂故三字最重倒特書所為書法

會稷成宋亂 澶淵宋災故 加中丘時來同只問起會不書所為

兩詳外會之實所關大也

君臣父子義利輕重要說得兩事一般不必大開亦勿分主客書法只重特書所為餘講末略帶

取郟鼎 齊取濟西 或有單出兩本比者不如此蘊藉 此行父如齊傳脫

按內外得賂之迹成惡之罪明矣

後有取鼎之事則知立華以賂書成宋亂即不必諱公而罪已明後書

齊人取田則知請會以賂書行父如齊即不言其故而事已著

有搭會艾假許以臣為君隱比會不書所為者參差不整刪之

取鼎納廟 直載其事謹書其印

惡逆賂之章謹亂萌也

取賂以章太廟一串說下重明示百官上垂訓意須切發 德仲曰罪

桓全根不致討而受賂來若但說不宜真太廟于理未合

只取郟鼎止就得非其有說

加季子歸 公子牙慶父 遂得臣如 仲適歷如 只點綴在後同單然此等題無

出理

取郕鼎 執嬰齊 執鄆子

武王遷九鼎義士猶或非之况云云齊桓存三士義士猶曰薄德今云云

納賂虐小者必甚其罪焉

取郕鼎 意如至

示百官 于牙慶父云云 勸諸侯 外携內叛云云

俱有欺人國家意

惡章賂勸利者戒其禍也

杞朝 無貶

親惡無貶情可原也

當以天子數句翻出恕紀之意見得紀非懼齊親魯則黨惡之誅斷不相貸無貶在稱侯上朱南圖曰惟求魯如紀而後免于貶便見外此

之必貶不可說煞

加滕朝糾聘穀鄧朝邾牟葛朝先以書法辨明倒單作

滕朝 糾聘

黨惡之誅上下皆不恕焉

融會皆有貶三句含吐發恕紀之意天理人倫要發

杞朝 紀朝 俱就免貶處發朝桓之失

兩恕親內者原其情也

杞朝 如紀 原情 兩邊俱用據其迹反起 誅意

杞朝 次厥貉 不貶杞志非黨惡 滕穀鄧誅牟葛証 削三國志非從夷 宋鄭陳証

外有以黜黨惡合滕朝以傷懼外合會鄧者俱無味剛之

○會鄧

紀列侯懼外傷內治之失也

懼楚良是特懼之而不得其道故可傷始字對其後後字離合不在人之多寡在所以會盟者何如如三國會鄧亦是合但不本天理信義便是夷盛夏衰之由由字根道字來安中夏正所以待四夷現聞先生曰是以懼也下緊接滅虜等事見徒懼無益聖人傷之故代畫自治之策勿把滅虜為不能自治之流弊也天理信義須貼在傷之之內講勿泛說在前猶龍曰纔說盟會便有箇離合通一經中被離此合合而

離離而復合多少事迹各有箇好歹只看所以會盟者何如耳服役終世作一句讀仲先曰此傳從懼字上發議三國所以懼只緣我無莫大者而楚大我無莫强者而楚強聖人傷之傷今日之懼非為後日也

會鄧

敗莘

侵陳宋

侵衛

成

亦可去會鄧脫母出

即懼外無益知守國有本矣

補出滅鄧以蔡鄭聯絡下不必分股說鄭須見終春秋之世

鄭事可易大棘

受命于楚

鄭師侵宋

楚

楚令也

○陽穀

夾谷

加召陵歸田同○戊午南闡本皆疑出三比

能悼信循理而强大在我矣

借齊桓孔子發意先以楚強齊大起纔有力○上比易圍宋伐原示信

甚確又易蕭魚晉悼推誠亦好

會鄧 北杏 盟齊 踐土 或會鄧 盟幽 盟齊 盟戲同

觀子奪會盟之迹識自治之道矣

體傳會盟四句意發不重事迹四比皆自離而合但所以合者有得失

故夷因之盛衰耳 加盟蜀蕭魚同雖主齊桓晉文晉悼作眼目然不

重有伯上

○北杏 盟齊 蕭魚 會申 未易盟戲同

大意同前但主自盛而衰由不能自治一意

○會鄧 北杏 蕭魚 會申 齊桓晉悼

上自衰之盛下自盛之衰如此配搭似亦可出但于本傳離合之義有

礙耳總之細碎分貼便屬支離如盟幽蕭魚合盟宋會申離

夏衰及會鄧離召陵合蕭魚離盟宋合皆同竟以盛衰兩開庶幾直捷

厥貉楚奪從新城晉予從盟宋圍會號揚趙武

傳中子奪抑揚皆就中國說能自治禦夷則進而予之揚之不能自治

懼夷則退而抑之奪之豈謂子夏奪夷抑夷揚夏耶然題面相沿已久

姑存之 加敗莘荆聘作進退

桓公

又有出城邢楚立緣陵椒聘術聘札聘主安中夏待四夷不知待四夷之道即在安中夏上循理惇信是也于三城三聘何關只城邢椒聘

同

會鄧

求車

攻夷夏盛衰之由則知安待云云見王室衰亂之由則知與撥云云

為世道王道慮兩謹其所以衰者焉

會鄧

會陽穀

傷懼外子謀外

會鄧

北杏

責始懼楚夷夏盛衰責始戴齊王霸升降各有其後云云

為世道王道慮特致意懼夷戴伯之始焉

會鄧

二國伐宋

其後卒滅云云故能南摧云云

內治有得失而國勢因之矣

會鄧

楚人伐鄭

傷始懼謹浸強

卒滅鄧云云會中華云云

志內弱外強之事經世之慮也

會鄧

盟齊

傷懼外謹交外

王道之微伯道之替

始懼楚也

各有後弊

會鄧

滅舒蓼

聖人有感于內外示治禦之道焉

自聖人經世意發上三國自謂知懼而聖人已預為之傷其後卒滅鄧

云云下中國尚謂無事而聖人已早為之慮是時疆舒蓼云云以安內

攘外作骨

△會鄧 會楚于宋 前略

觀懼夷婚夷之會知中國所由衰矣

皆有夷夏盛衰之由。句上示謀國者當循天理。惇信義安夏以待四夷。下示經世者宜畏簡書。樹聲援攘夷以存中國。

會鄧 清丘 始懼楚 不能循理 惇義 同外楚 不能任賢 修政

禦夷之策有超于會盟之外者焉

會鄧 袁婁 天下莫大于理 莫强于信義 制敵莫如仗義 天下莫大于理

○會鄧 盟蜀 循天理 惇信義 任仁賢 修政事 各有荆楚 雖大何畏焉句

懼夷宗夷者不知夷之不足畏也

○會鄧 盟宋 始懼楚 其後滅鄧云云 始交是 其後伐吳云云 俱有傷字

會鄧 邢丘 懼楚之始 其後卒滅云云 夷夏 委政之始 後此溴梁云云 君臣

修治操權者不可不謹其始也

○會鄧 長峴

上重在自守循理惇信乃最勝者而大小强弱不足較也。以天下大勢言故曰夷夏盛衰之由。下重在勸賢去讒遠佞乃最先者而廣土衆民不足恃也。以一國要圖言故曰本末强弱之由。

會鄧 二雩 傷懼外而忘自強 惡弭災而忘自省

△會鄧 黃池

志內外強弱之迹責中國者深矣。

上修中國自強之政。安夏以待夷。下正中國常尊之體。治內以禦外。

外如會鄧敗蔡盟齊蕭魚執霄會申。懼外無以弭其禍。駕外有以制其強。下易圍宋城。

濮同。主定王示義。伐原示信。大蒐示禮。易伐楚次召陵同。再易伐。

陳伐鄭會虢亦同。對偶參差不整可刪。

盟唐公至。書至。

特危內君之結外。以中國無可危也。

惟中國俱同惡。故以意外望戎。非真以誅討望之也。須發聖人汲汲討。

罪意。加會垂會稷同。倒單作。會垂可易盟越。

圍新城至。夏出冬還欠。黑壤至。止公。重丘至。黨杼。

三紀內君返國義各有在焉。

伐鄭至。桓六納突。伐鄭至。僖六。伐鄭至。汝上危。同。

久比易牡丘。三小出。侵蔡至。六月出。踐土至。五月出。

危比易會淮至。齊討滅項止公。伐齊取穀至。用夷。黑壤至。不與。沙隨至。僑如譜不見公。

召陵侵。楚橫。圍成至。臣強。會吳伐齊黃池至。吳可。

黨比易伐衛至。莊納。

有出侵蔡至踐土至單就久一邊主人臣愛君不忘上說勿涉危字。

易圍新城至會淮至同。又如會黑壤至盟平丘至侵齊至會吳伐齊。

至主會盟侵伐之危俱屬偏股難出

又有出侵蔡伐楚至平丘平丘至上則危在涉方城漢水之險下則危在不與盟益覺支離且侵蔡伐楚已作久矣何得又扯作危宜刪

盟唐至

辰陵

鄭齊以討賊望夷魯晉以討賊于夷

俱有夷狄有君句

兩致傷中國之意重討罪也

盟唐至

吳救陳

討罪恤患

俱有居夷浮海句

危交夷而略恤夏重傷中國也

三

年 春正月

不書上

略王號于首月傷法之弛也

以桓無王起重責天王失政鄰國管臣就中點綴

會羸

謹內君圖婚示正始也

恒以懼討乞婚于齊或寄會防傳非王事而自相會聚

○胥命

特起胥命之文

特取不盟思古道也

此盟之美惡未可知聖人但見其偶爾相命輒已神遊邃古全在古者與人情中間較量出胥命好處不可說二國若何信喻也以信易食一段不可遺傳中有能字獨為字特起字相照應須發透 現聞先生曰

信諭非說相命後不叛為信。乃今日不待結盟而足以相信之信也。與私字對看。不與叛字對。朱南圖曰。聖人深志大道之公。欲挽之而無從。故咨嗟傷悼。借此以寄復古之思。作文須得此意。不當泛言志古。

盟蔑 盟宿 石門 瓦屋 胥命

二國當澆俗而輸情。宜其見取于春秋矣。

如單 或出盟蔑盟宿伐邾伐宋胥命同。

胥命 盟幽 善諭命 惡叛盟 俱是信諭各有以信易食四字

胥命 季子歸 虞夏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古者親親尊賢竝行不悞

△胥命 召陵 荀卿 善胥命 楊子 美召陵

取不盟不戰者。挽世之意也。

兩邊發聖人意。惟志古者之不盟。王者之不戰。故見近似者而喜。

△或搭書救鄭大意同。全于末世多疑貳。貪功賞上。形出兩邊好處。

胥命 盟葵丘 荀子 不盟而信諭可善 孟子 不欺而志諭可美

胥命 鱄奔 諭信 荀卿 守信 穀梁

外有胥命盟蒲題。以取信諭。惡要盟比。少味刪之。

會杞于郕 或同後會郕。傷其失所主。亦可。

紀小國求援之好。矜其情焉。

日食既

紀天變之大傷王道之微也。

從王伐鄭 荆敗蔡

觀夷夏無王之迹天變微矣。

輦逆女 故書

經重大婚譏望國之失節焉。

節就在禮中所以節此禮也重不親逆斷罪。

加履綸逆分紀魯作紀小於魯魯近于齊皆當親迎。

送謹 會謹 姜至 故詳

加輦逆同 只輦逆 姜氏至同

望國失婚禮之正經詳書以示譏焉。

以不親迎叙起將公之行不重姜氏姜之見不能謹始分作不言以至是事實只收詳書

輦逆 送謹 去輦逆同

內君輕大婚因致人于非禮焉。

齊之越境送女魯不親迎致之也一串下。

輦逆女 會謹

輕國母而重外君失禮甚矣。

總以親迎起串作 只會謹大意同。

姜氏至 不言以至

經紀嘉禮深示防微之意焉

輦逆 送讎 姜至 公如齊至 蔑如京 比如京傳

婚姻禮廢則夫婦道苦淫僻罪多朝覲禮廢則君臣位失凌叛禍起

有年 特存而不帥 加大有年同

逆君獲祥聖人獨以為異焉

天理不差一段正見其為異非二意也此一事也一段最有味

有年 六月雨 大有年

于望國歲豐獨存其可異者焉

六月雨不重僖公只証他公有年皆不書耳

秋大水 有年

紀異為祥紀祥為異聖人誅討之法也

或主傳宜得水旱一段亦得

有年 夏五

因魯史之舊文立與王之新法雖傳實令

有年 宋人圍曹

天道人心

兩傳皆有畫筆化工語

他如有年獲麟作德逆致祥經成致瑞者比意不倫刪

年 四 ○狩郎 非其地而必書

譏望國遠狩全王德也

微字就不地上說對大事言戎祀大事本當講也而行之不地其事若

微然犯害民間之物，百姓苦之，王德從此虧矣。可不謹乎？事有微德，便不論微，須看王德全。全字曰全，豈容得一絲缺漏？諸侯田狩不過郊，大野，魯之郊也。

有于此傳，威天下，順天下，出滅譚。管仲修軍政河陽天王狩者，不知傳中威順。

皆指蒐狩言，與二比何涉？易大閱比蒲，或治兵躋僖公，是不威不順。

亦非傳中威順之意。若搭大事太廟，權主戎祀說，亦有出圍宋。晉文蒐被

廬立武宮者，總謬斷，斷宜刪。

狩郎 大閱 下易蒐紅同

兩譏講武，以不地不時也。

以武孝意總起，分作○此主傳勿錯認合。

○狩郎 無冰

兩謹于微，王德全，王事備矣。

德以心言，事以政言，兩微字有辨。上指非地為微，對戎祀大事。下指無冰為微，對經邦大訓。全在聖人意上發。

狩郎 狩禘 非地，全王德，非人，正人心。

狩郎 大水無麥苗 全王者之德，存王者之心。

△狩郎 築郎 原圃，具圃，疾首，憾額云云，靈臺，時臺，欲與偕亡云云，俱有遠字。

譏講武與役之遠為民之心也。

狩郎 王所 謹微 正本 俱非地

○狩郎 執仲幾 每謹于微玉德全矣 每謹于初禍亂熄矣

講武討罪者皆謹其非地焉

△糾聘 書名

相臣寵惡經原其任而責之焉

邦典建于太宰是柄雖在王而法皆在宰承命以聘非但不能詔王更有與其為惡意亂亂典也以定典之人而自亂之故曰亂首稱爵正見其任重而責無可道文末宜帶收書名書法

加咺贈錫命盟洮葵丘劉夏逾歸賑只起例倒單

咺贈 糾聘 榮叔錫命

承命寵惡無所辭其責者也

榮叔一段只辨弑君之賊不當聘起手即當叫起書名如單重發後入二事辨之

糾聘 榮叔錫命

懲惡之嚴始終致責君相焉

始既貶宰終又譏王所以明亂賊之不可崇者義無不至不重君相一心意如傳問起略分總作

咺贈 糾聘

嚴相臣之責正大倫也。

俱重書名上稱爵不稱爵帶說已封未封亦胡氏料想其如此須活用

糾聘 執祭仲君臣嫡庶

責兩相之深惟任重也。

俱有任重責深句俱以相為主而以已封及王命重之。

咺賂 糾聘 河陽 錫命未封稱名既封稱子臨諸侯曰王君天下曰子 比賜命傳

糾聘 戰邲重相之責重將之責

糾聘 札聘任之重責之深望之重責之備

年五 春正月甲戌巳丑

經文因革斷以義而示以慎也。

寄盟密傳兼用不書王意分因革作

△齊鄭如紀存而不削

存謀小之迹誅其意也。

志憺只以齊言此是事實修經以下是斷罪不虞紀人之覺覺則為如不覺則滅矣春秋只書紀侯大去未見齊人滅紀故于此存其蓄謀實跡使天下知今日之朝乃去之由而異日之去乃意之效也不削深心正在此該重發滅紀是齊志勿泥竝驅朝紀句兼鄭斷罪 志即意也效猶迹也。

如紀 大去

誅小國之去明失守之由也。

先以紀侯去國問起倒單發聖人存如紀以明去國之由纔有情誅意之效句重

加遷三邑以鄗入只明聖人著罪之由同單

如紀 城邢

誅圖小而幸存小者重興繼也。

雖主興滅繼絕照出合下傳發意仍有關切為妙須知楚丘傳深辨邢之未滅不得為興繼也宜刪。有加楚丘緣陵從傳倒亦異兩字作者

△如紀 如曹 著其由 錄其本 以外相如此

謀人依人者皆託之乎朝焉。

如紀 取須句 非興滅繼絕之意 非崇祀保小之禮

如紀 升陘 亦異于興滅繼絕之意 亦異于誅暴禁亂之兵

城邢 同圍齊 下易圍彭城同 卽上題合升陘傳脫者晦而謬刪

如紀 河陽 劉敞 誅志之憐 啖助 原情之順

如紀 侵崇 以尊卑大小難起明滅紀之由 以求成非道難起見弑君之端

譏謀小而成大者以志憐而心逆也。

如紀 弓會陳 劉敞 誅意 穀梁 存陳

聖人公天下，示意于圖小存小焉。

兩邊須提明得書之由，轉下存而弗削，俱有興繼意。

如紀 從祀 誅意 假禮 謀小 誅情 假禮 專國

○仍叔聘 書之子

經明公選于任子者譏焉。

傳專在公私上論，狗私狗字正不能公選之病。政由是敗，要發得啣緊。引周衰以戒後世意，亦要透之。子二字重，與他傳泛論世官不同。玩一則曰童稚，一則曰子弟之弱者便見。

季子歸 賢 令狐 陽子謂趙盾能，使將中軍，或易三國伐宋，舊載首止。

兩觀任使，知賢能之益于政也。

○遂如齊 歸父如 父故 取郟 舍至 世故 只歸父奔 舍至同

建官惟其公，則無世官之害矣。

借以發傳意，就聖人意思說，不可倒書法，亦不可賢官人者，以傳中父故。世故皆實指古人也。疑是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非疑其先世。

敗箕 缺之，父芮，焚公宮，走河上。 晉侯伐衛 先軫

郤缺救 欒書救 缺不以芮廢，或敗箕 舍至同 竝同上 書不以枝疑

世故 比易郤鼎 哀伯，僖伯之子。 或連觀魚 ○城濮書救 欒枝之子書 ○

晉侯伐衛 先且居，軫之子。 ○盟新城 盾救陳 趙盾，襄之子。 若盟扈 令狐

隣首定 桓公 三

廣言定

便非佳事，亦有易會宋城濮河陽者。○鄢陵士變士會之子。若變聘則

不可謂賢，又有出甲氏者，厥伐鄭或連起聘。厥之子然只可說。雞澤祈

舉其子午，或連會號。祈午介趙武。然不可獨出會號。○士勾聘。變之子

行父如季友子，或連友如陳。○郎圍。豹之子舍

若易嬰齊如叔盼子，叔盼織屨而食，不食宣祿，何世家可疑乎？或若丘

聲伯告士燮，尤晦，又如會奔。子臧後，則去國與用人不合，俱不可用。

父故比易敗箕。芮之子，或卻缺救鄭缺入蔡，不如上確。○敖如京。文伯惠

之。○歸父奔。仲遂之子。○夏伐陳獲變。子產之父子國陳尸公朝

若戰邲盟宋則不可用。

又會宋會號二比，或作世故，或作父故，不知趙氏已滅，武非世家，而同括皆武之叔，其父朔何罪，而云父故耶？○如出敗箕會號，寧主尹氏卒傳。

城濮 新城 甲氏盟扈 鄢陵趙衰趙盾 世相

經重將相之選，皆不以世疑焉。

以伊陟二句擬出，不妥，又有加求賻荆伐鄭立子朝，以下二比作夷狄

侵凌國家傾覆者，尤謬。

他如會號。祈奚薦祈午，鞅伐衛。王生薦張柳朔，或易季子歸。親，小白入

管仲讐。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

首止同，因公選二字生出穿鑿之甚。

廣言定

桓公

三

又有侵崇

盾用

城杞

晉棄絳縣老人

主援引親黨四句上比或易河曲

趙穿右寵而弱

或鄆陵

士甸童子何知

主施及童稚下比或易秦晉圍鄭

不用燭之武

作賢者老身

不用尤屬不經甚有以雞澤盈奔

俱主祈奚下是脫叔向之囚

作公選者更無謂亟

刪之

仍叔聘 季子歸

譏世官而與賢臣為國計也

上徇大臣之私伊陟

云

下不緣宗親之故堯親九族

云

不重仍叔

季子只重兩傳末國家治亂意發揮

祭伯來

盟洮

敗箕

歸父

舍至

不以貴尊不以賤輕不以父廢不以世疑

比盟洮傳

尊土命而明公選位與類弗計矣

仍叔聘

初稅畝

仕者世祿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耕者九一君子不以天下奉一人

城祝丘

經紀內役見時義胥失焉

夏則非時助紀畏齊鄭則非義總見無愛民之心

從王伐鄭

不稱天

言從王

不言戰不言敗

因土威之褻而寓軍政于中焉

三綱軍政句重總括端本明義存防三段意而首段三綱則重討賊上

加叵贈只問不稱天王書法舊主對作未是

糾聘 從王伐

寵大惡而懲小過失天討矣

須補出宋督 加卽位會稷同 加叵贈只問不稱天書法

○大雩 特謂之大

望國僭禮因變而志其失焉

性命之文在聖人修經因事褒貶無容心上說本邵氏註然玩傳諸侯

不得祭至林放乎一段則祀典確與性命相關故聖人雖因旱以書却

有精義存焉非通徹性命曉鬯治理者不能解戊午貴州程得之天子

為壇南郊雩五方上帝配以先帝燔柴以告自鞮鞞至祝敵皆作諸侯

雩境內山川歌舞而已

大雩 吉禘 四卜郊

每志望國之僭其義精矣

總重僭上傳末一段要透 加墮郈費作治國如指掌

吉禘 四卜郊

享親享帝皆因事志僭焉

以僭為主而以在喪于寢不時過卜點明因事而書書法

大雩 襄歸 性命之文 治國如掌 性命之理 天下可定

麟旨定 桓公 五

上自聖人修經之義說下自義利之辨說虛實不倫語須斟酌
有比大閱作戎祀僭分者無味又有合次滑作非鬼而祭見義不為者
尤為穿鑿刪之、

州公如曹書

隆外君之爵將以表其微也、

度其國危是罪案稱公一段是經例外相如以下纔是所書之意只主
將有其末二句作文中把公字翻弄咏歎勿直斷罪以犯下傳
加寔來同單仍收本傳勿犯下

如曹 葵丘 曹南

從尊爵之稱意其常相乎王也、

以宰周公宋公論起周制倒州公作或以公而出為侯或以侯而入為
公要說得活、

會葵丘 曹南

兩稱公俱周制非特筆重發天子王者字樣宰周公只就三公言勿兼
宰說、

或易宰周聘華元聘或祭公逆壽納幣俱同天子三公只有周公祭公
王者之後隨易宋公等比皆是

△如曹 會葵丘

以父師保釐以列國入相
以宰臣兼師保以三公行端揆

桓公

庚

須因周公而想州公之稱方得傳意

△梁丘 蔡丘 毛伯錫 召伯賜 比賜命傳

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

、梁丘 蔡丘 追戎 敗狄 稱公、尊王、稱狄、禦夷、 比敗鹹傳

丙子江西單出蔡丘敗鹹二比非

六年 寔來 書名

名失國之君自棄者可戒矣

正名二句意重正名兼名不名所以處寓公之禮即係于此傳未勸戒亦此意此亦大國偏之但寔有以自取耳須依傳或字活點此題全是

商度所以待州公者發春秋正名之意若直斷州公便無味

加獻舞曹陽邾益大意同或棄賢三句一總活用

石門 寔來 滅邢 去石門同

以諸侯不生名起例下分二股總發正名經世之本

寔來 獻舞歸 譚奔 弦奔 温奔 陽歸 益歸 去曹邾同

釋寓侯之所以別勸戒昭矣

主貶自取原不幸只重有罪無罪待寓公意輕重發勸戒意要識主客不泥題次之先後加石門略照不生名

石門 寔來 譚奔 弦奔 温奔 去弦奔温奔同

變例以名諸侯以失國非不幸也。

倒單石門辨起譚弦温比斷。

寔來 譚奔 滅邢 滅夔

覈火地覆親之罪故獨有所名也。

以失地滅同姓則名句做主。上辨自取異于不幸。下辨中國異于夷狄。

寔來 譚奔 滅遂 殲遂 以兩傳未勸戒意比

兩紀事而善惡強弱之勸戒昭矣。

寔來 戰韓獲 變常例以罪失國 謹常例以重君國

上書名下不書師敗績兩邊皆有正名二字皆以孟子辨起。

寔來 納頓 諸侯失國托于諸侯禮也寔則自取故書名 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楚以夷納故書納

紀失國之君不與其托于諸侯不與其納于外夷。

會邾

小國謀難于逆君失所主矣。

主下紀朝傳諮謀齊難作勿斷罪

大閱 以不時非禮志

志望國失政之武明豫道也。

以不時非禮起。重失政作不時內。勿脫獨詳三時意。失政內依傳串入。

厲農意未雨徹桑正應豫字要發如傳收非特以不時非禮志書法。

廣

大閱 治兵

失政 畏而大閱非時 黷武 俟而治兵非地

△大閱 追戎

俱有未雨桑土句

紀備敵躡敵之兵皆欲其豫圖也

大閱 大眚

失政 失刑

大閱 告糴

經于望國兵食皆譏其不豫焉

大閱 吉禘

俱有三失

大閱 蒐紅

不時非禮 弛政 詩戒未雨 違時易地 縱權 易戒履霜

大閱 昌間

寓軍政于四時之田 不時非禮云云 三綱軍政之本 非地專行云云

子同生

書子同生

經重國本于始生示法焉

始生自然未誓只辨明所以不稱世子之故略點明不重全在定于立

嫡上發明與子之法始生之義最重始生即書則分明志定無匹嫡奪

正之隙而國本固此聖人借魯事以垂訓意 現聞先生曰其曰定于

立嫡猶曰必如此乃是與子之法若惟其子而與之則必至孽配嫡庶

奪正故明法以垂訓使人眾著于達禮也 德仲曰始生即書不特見

立子必嫡正見立嫡之尤係于始也後世請早建儲正得此意

同生 札聘

辨

桓公

无

酌禪繼之道惟其可而已。

只以書法發意不重事寔體可禪可繼口氣及不拘不必字。

四國伐鄭與賢不
得人陽生入與茶
非嫡

與賢與子二句反照全是借題發意易過清長葛皆作宋殤下易戰甌

齊桓屬
孝公令狐趙盾迎
立雍荀息晉獻不
立嫡同然畢竟反傳未妥。

有出盟宿宋宣與
穆得人射姑朝曹桓定
于立嫡總之支離可刪。

同生 首止一國之本
天下之本殊會

兩重嫡儲與子之法明矣。

以與子定于立嫡起分一國天下作題面雖好亦屬杜撰。

同生 白入立子以嫡
無嫡立長不稱世子
不稱公子。

兩紀儲君立嫡立長之義明矣。

同生 滅下陽

聖人以天下為家示定儲設險之義焉。

俱有天下為家句上以繼對禪言下以守國對外戶不閉言止本以防

配嫡明天下達禮設守以待暴客望衰世小康。

同生 札聘 栢舉 入郢酌禪繼之宜
示命討之公比入郢傳

可禪可繼忽與忽貶全要說得活。

易入蔡荆聘則比荆聘傳主子可繼賢可禪威以刑接以禮易取鄭執

仲幾則脫比陳午傳禪繼文質俱宜刪

紀朝

原求援之志傷其失所主焉

公、告、不、能、事、實、不、可、遺、正、見、其、可、憫、處、其、能、國、乎、句、要、發、須、知、主、桓、豈、
得、無、罪、若、律、以、黨、惡、則、非、其、志、故、免、貶、耳、
加、會、邲、同、再、加、大、去、只、帶、貽、禍、意、

紀朝 大去 鄭逃 乞盟 孫齊 乾侯

歷觀失主者未有能善後者也

分、三、支、作、甚、大、方、要、見、主、不、可、不、慎、意、

鄭逃 乞盟 孫齊 乾侯

榮辱成敗勿分貼鄭不聽孔叔失親之戒魯不聽子家無信之言要繳
歸本傳

紀朝 戰紀 求援非人 魯鄭証

鄭逃 侵蔡 取郕 圍蔡 鄭蔡証 即上題脫母

觀失主倖勝之禍可為小國永戒矣

更有擬會邲鄭陵代紀朝公圍成比俱作失所主穿鑿之極斷斷宜刪

七年 焚咸丘 書焚咸丘

欲推愛物之心而寓意于紀淫獵焉

書焚亦是紀實傳中無斷罪語。但就易禮釣弋。原出聖人愛物之心。知人君當推此心及物。不宜有淫獵之過也。焚林則禽獸無所逃。與古之昆蟲螫而火田。但去莽翳者異矣。故曰淫獵。

焚咸丘

滅甲氏

愛物 仁民

盡物類 盡夷類

易禮 伯禽宣王

譏淫獵而貶殄夷仁愛之心也。

穀鄧朝

特貶而書名

特去秋冬二時

經于遠國修禮誅黨惡而傷失刑焉。

名二君所以立人道去二時所以彰天道二意無輕重俱從遠字發收二書法。二國在方城之外。

加石門

不名

秋七月

備時

只發例起或有脫出二比主尊諸侯備天特

者無味。

穀鄧朝

獻舞歸

滅邢

遠國親惡直比之失守覆親者焉。

須說得失地滅親之惡極大方于此穀鄧有力。加石門只引例起。

滕子朝

穀鄧朝

邾牟葛朝

每嚴黨惡之誅撥亂之法也。

三或字見無所不用其誅非罪有輕重總論總作。

朔奔

小邾朝

天討 天命

桓公

上雖洩職逐之實莊王斥之下雖桓公請之實惠王命之借題發意見命討不可偏廢又須緊貼天道發方與去秋冬有關上易單伯伐宋

齊請師于周 齊人伐衛 惠王討立子頹 執曹伯 歸刑京師 下易踐土 襄王命

單伯會之 伯滅甲氏 定王黻冕命士 俱同 會但非美事

夏糾聘 夏穀鄧朝

兩絕討罪之望不得不寄慨于天道焉

總問書法一罪王室一遍刺諸侯發去二時意書名帶收

加秋七月只作例起 全加春夏冬同

石門 秋七月 尊諸侯 撤傳中起例語作題無味宜刪

朔奔 小邾朝 垂隴 放甲父 命討出于上 比曹殺傳

滕朝 穀鄧朝 邾牟葛朝 會扈 命討出于下 執意如 伐宋 召陵侯

黨惡貪利者貶之無不至焉

比朝歌傳上下皆三或字 貶爵書名稱人 不序稱人書侵

八年 ○巳卯烝

經志時祭彰後瀆也

周正紀事不過斷穀梁之誤見此烝非以不時志也合時莫截斷就時翻出所以書烝之故所謂先錄其本作文只渾渾發書法意若寔講瀆禮便是丁丑烝矣

巳卯烝 丁丑烝

望國瀆禮必志合時者以顯之焉

以上比爲主下比在中發之辨其爲再烝之瀆而書

有搭狩郎作夏數得天者此豈巡狩之狩耶可笑

△巳卯烝 益來 乾後之瀆 加丁丑烝歸益同 乾後之美

○家父聘 不貶家父

不貶王臣寵惡專責相也

家父聘魯豈爲無罪但春秋專重相臣故不貶耳當就不貶家父推出責相意須說得君相一心透纔見羣臣無預論相須鬯發勿板責宰糾

加糾聘同單只書法兼糾耳當以糾與家父總叙于前而以責相意總斷

啗賄 糾聘 家父聘 錫命 含賄

立君相互貶之文示一心也

說君相一心正見相之任重不可以君相平論嫡妾君臣略分仍總發

啗邊只榮叔糾邊兼家父榮叔同

糾聘 家父聘 錫命

迭紀寵惡深明君相一心之義焉

始黜糾家父不與終貶王榮叔不與略點總發一心

家父聘 友如陳 不貶父責相 不貶季正本

不貶寵惡私交者罪有所歸也

○糾聘 榮叔聘 三不雨 六月雨 只糾聘六月雨同 比六月雨傳

君相一心故人主之職在論相君民一體故君國之道在子民

糾聘 家父聘 會首止 會葵丘 責相 尊儲 合葵丘傳

不以名糾者名家父不以殊會子鄭者殊會宰孔

糾聘 家父聘 秦人伐 晉侯伐 宰相不可以羣工自比 虞山 賢者不可以常人自比 秦誓

經之責人加意于任之重人之賢者焉

△家父聘 大棘敗獲 君相一心 師將一體 加糾聘同 上易榮叔錫命同

家父聘 戰邲 不貶家父重相任 不貶六卿一將權 有加糾聘出者

重將相之任皆專其責焉

丁丑烝 再書

再紀望國之祀瀆可知矣

不惟瀆且非時然非時即在瀆內再書一貶貶只在今日之烝但不再書不見也要在春秋之文上發板板斷罪便少味

伐凡伯 巳卯烝 丁丑烝

經主明義不拘文之詳約也

只以學者觀聖人書法上看重事實上三意下只一意

祭公來遂逆王后

不稱使

王室輕使大臣而致其專，經正之以禮也。

按宰周聘傳有以二事出，則祭公本受二命，但禮當再報，不當遂行，故為罪。然總由天王輕使，致有遂行之失也。禮天子婚使大夫謀于同姓諸侯，待其復命，然後使上卿往逆，而公監之。

祭公逆 劉夏逆

王室輕使大臣，未律以禮節矣。

舊主分作還，以靖公例祭公為是，見今之祭，即後之靖，但宜卿逆使監，乃遽使謀婚，失禮節矣。何怪其專行不報哉！比之夏則過重，與過輕同。謬方之靖，則失禮與合禮殊途，故不稱使。

劉夏逆

射姑朝

君臣父子

交非

季姜歸

九年

稱季姜

謹王后之歸，敦化原也。

重發化天下以婦道，勿太黏季姜。正始本于來歸，王化基于閨門，有二意，然兼逆與歸總說，此單股亦不可以之為主。須體貼自歸者而言意。

逆王后 季姜歸

酌王后之稱，母儀婦道昭矣。

兩自字要發，所謂詞之各當而不相悖也。正始二句總發，勿分貼。

逆王后 季姜歸 河陽毛伯錫 賜命 此毛伯錫命傳

謹君后之稱、內外之教彰矣、

各兼分與恩、二意而語氣略重、恩邊、

季姜歸 王姬歸

經謹婦道于王后、王女皆抑焉、

季姜歸 會首止 易會葵丘同

抑揚君后之稱、臣道婦道昭矣、

自逆者而言、自歸者而言、自天王而言、自臣下而言、俱自聖人意中說、

射姑朝

急修禮而忘國、父子胥失矣、

責父子、俱以宗社為重、何急于朝桓、本非王事來、兩邊俱用、無書法、

有出甯母 鄭文使 盟洮 陳宣使 作急述職者、華款未必代老疾、且通王

貢、謀王室、亦非朝于天子、不成題、

又盟洮 款下 盟戚 成下 雞澤 光繼 會申 佐繼 作已誓未誓、據同生傳、經

稱世子、必皆已誓耳、今何所徵其已誓未誓而搭出乎、

射姑朝 仲孫來 急修好 父子之失、
緩省難 君臣之失、未見整處、

射姑朝 高子盟 狗父命者非 下易首止同、
權君命者子

狗君父之命者、非忠孝之正也、

齊定

桓公

三

或主陳午傳違禮獻佞二句欠切不若從合

又蔡丘秦人伐晉以桓下拜不以從命為忠對不以從命為孝亦不佳

又搭秦人伐晉主魏顆嫁父妾作孝子盡道以事其親亦欠通

又搭盟扈莊以狗父命狗母命比有何味

年十 春王正月 書王

以盈數正大惡明常理也

天人渾講要就盈數上發出常理意總聖人不獲已之思也天道直是

見其當誅于天非但水旱凶災而已

加有年糾聘穀鄧朝主宜見誅于天人總起如單

桃丘弗遇 弗

春秋重信故譏負約者焉

重既約又背惡其失信非以中變非義照他失信書來奪爵只于書法

中見之約出于衛重不可以地在于衛作對弗者遷詞釋字義非書法

桃丘 戰郎 惡曹

惡與國失信于後事之譏可推也

就說經者揣摹聖人之意看以桃丘為主以郎曹書法推之總是失信

不可增非義一層 現聞先生曰須玩傳中一則字

桃丘弗遇 追鄙弗及 失信 失正

桓公

美

桃丘弗遇 捷菑弗克納 失信 徒義

外如桃丘楚丘以兩衛地牽扯搭出無味之極又有桃丘會襄伐 約信 而終

于失信疑義 而果于不義 以信義比亦牽強俱刪

來戰于郎 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于郎 首齊

罪凌內之兵以所戰者非也

先論兵之宜用後斷三國用兵顛倒不知類要透發不但責他逞忿正

責其以小忿興師不伸大義也必誅不聽詞氣甚嚴書來戰正以三國

為主首齊即于三國為主內抽出帶收 德仲曰惡不知類正所以惡

釋賊也須體汲汲誅討之意若直說不當來便無味

加侵西伐北同只辨起來戰書法

四國伐鄭 盟越 會稷 戰郎 侵西 伐北

伐鄭只點還首齊以越稷翻斷不知類意收來戰書法如單

盟越 會稷 戰郎

主昧大義而逞私憤小怨提起上二比倒本股作收來戰

盟越 會稷

二君黨惡大義隳矣

要含天下之惡無過于此釋此不討更無可討意

四國伐鄭 戰郎

同詞以變主兵之例重大義也。

體傳猶字串作須不失主賓方妙。鄭請于齊而齊以衛師助則鄭無齊不行。吁無殤不動也。齊從鄭請逞小忿而大義不伸。殤從吁說釋私憾而大惡遂定。豈非一律。

戰郎 同圍齊 大鹵

經誅忿兵兩以兵之當用者律之也。

以下二比形講如單。

○同圍齊 大鹵

兵之可用者惟誅暴應敵也。

只發兵必誅暴應敵然後可用。闇影戰郎之非不可說春秋與之。下文悖道縱欲反誅禁看得已不已而先之反不得已而應之看時說云兩邊俱要發不得已不知傳只承敵加于已言豈可浴襲混用指月辨其謬良是。

出滅庸 應敵 入陳 禁亂 大意同上題面更新又河曲 應敵 圍彭城 禁亂

或齊人伐衛 禁亂 敗鹹 應敵 俱同又彭衙 亦作 應敵 細詳應敵比惟大鹵滅

庸為確若河曲彭衙則方責其應敵矣豈可混搭即敗鹹傳亦無應敵

語

四國伐鄭 邾鄭伐宋

戰郎

異詞責主兵 同詞責黨惡

桓公

罕

以四國伐鄭兩邊比斷各收書法去首比更安

伐邾 取繹 救成至 救晉次 皆有兵者聖人之所重句

合救邾傳脫

戰郎 澶淵宋災故 兩傳皆有尚為知類也平句

戰郎 國書伐 未有書來戰者無有不書四鄙者 下易同圍齊主未有書同者

經之特筆有原罪于加兵者有原罪于致師者

十一 盟惡曹 奪爵

固黨之非經微詞以貶焉

全要根戰郎來玩傳中既字又字可見固黨即所以結怨一串說不平現聞先生曰傳意雖本不討桓而逞忿說然須以逞小忿影出不能討

桓為妙

戰郎 惡曹

修小怨而復結之悖道甚矣

不以道即前悖道指討桓說體既又二字串作勿以戰盟分

戰郎 惡曹 救鄭 馬陵 構兵又固其黨恤患復協其謀 比馬陵傳無味刪

執祭仲 稱字

命臣見脅必大其任以深責焉

尊王命重貴正卿只帶說下底上保重保君上未有不能庇身而能保君者抑揚其詞舊云字仲為抑名突忽為揚愚謂不然名突以見其篡

為抑氏忽以見其正為揚而仲之立者如彼廢者如此貴賤倒置也玩傳自得其解。

及孔父 執祭仲 突歸 忽奔 單伯至

兩酌詞以紀命卿深罪其廢立也。

只以執仲提起以孔父單伯問下倒仲之納突廢忽上作總收書法美惡同詞經權互用只繳處一證。

去突歸忽奔則主常變不泥美惡不嫌俱倒重本股。

執祭仲 突歸 忽奔 加孔父只作例辨起。

命卿見脅而不保其君失職甚矣。

此廢立一事如單以下二比入講却不可平書法單倒執仲。

突歸 忽奔

即二君之廢立見命臣之罪矣。

總叙總發不能保君意仍倒執仲書法。

及孔父 執祭仲 單伯伐宋 常變不泥 美惡不嫌 俱倒重本股

執祭仲 單伯會伐宋 以美惡不嫌同詞句比少味

及孔父 執祭仲 常以正名 變以定罪

照傳問起倒單透發輕重權衡意。

執祭仲 會蜀 仲為命大夫而至于云云 父為上卿而使其君云云 俱不能保君

突歸于鄭

不稱公子

不繫之鄭

書歸

易庶君之返深誅其逆焉

惟其不當立是以不當爭不當爭而爭之是違先君之命而義絕于父不得為先公子矣串說總收二書法歸者易詞依傳用在後辨其非順若于起處提過便無味 猶龍曰玩傳突不稱公子絕之也而即繼以

小白

云

蓋小白亦不稱公子傳亦曰以王法絕之但小白係國而突

不係國于此辨其順逆可見內無承上無稟例不得稱公子其斷罪只不係國一書法耳 仲先曰絕突之不當立與糾不書子同與桓不稱公子不同鄒欲作兩意看一以父子言一以嫡庶言不知突忽之事重

嫡庶不重父子必分為當立纔可以內承上稟責他此法固不可施之于突輩也還兩意串講為是 兩俱有見特併存之

突歸 白入

子奪嗣位者辨其分也

只重不係鄭與係齊上嫡庶長幼作眼難易各帶祭仲管仲可引一證

突歸

易

忽歸

順

許叔入

難

朔入

逆

紀歸國入國者義各不同焉

歸入開作要見詞同而意異難易以勢言順逆以理言說易處須見出不順說難處須見出非逆

突歸易入櫟逆入夷儀難衍歸順

二君之歸國入國而理勢不同焉

只就突衍二人看突勢易而理逆衍勢難而理順總叙後即以歸有二義入有二義先提明後分作

易詞比鄭復歸

曹赤歸

曹伯歸

傳云所以累乎夫玉不可作易

楚比歸

順詞比

襄歸

盧吳歸

歸邾益

難詞比小白入

衛侯入夷儀

有撫內營外者似不

難可作

去疾入

王猛入

天王入

逆詞比朔入

陽生入

忽奔

以動其名

宜君而不君自取可知矣

須從分正上發不能君意不獨仲罪非關失援總發明其自取也未發欲人自強于為善意雖以國氏猶必名之二書法一直收曹羈傳明斷可入講

伐宋

伐戴

入邾

入許

執仲

忽奔

圍新城

宋伐鄭

楚圍鄭

蕭魚

夏伐陳

會虢

伐宋四比出汪註于傳無據本宜以分正對國削乃扯強弱作對且曰五伯之後亦不宜搭五伯等比刪之

圍新城

宋伐鄭

秦晉圍鄭

入滑

楚子圍鄭

伐陳

會虢

積衰而復振賢臣自強之效也

執祭仲 忽奔

君臣之不振自取之也。

自取俱就平日言以仲權重忽分正挑剔子產事總用

執祭仲 忽奔 夏伐陳 會虢

君相之不自立有媿于賢臣矣。

去執仲只主子產能立比照忽之不能自立。

忽奔 會虢

強弱存乎人不在援之有無也。

夏伐陳 會虢

賢臣當內外之強能自立也。

能自立自字正與大國之助反須得變其常度意志士仁人宜發子

產所獻之捷乃公孫舍入陳之捷夏伐陳在獻捷之後現聞先生曰

傳言子產能自立者以無藉大國之助而時刻皆云子產之當強以其

能馳詞執禮不知詞禮特當晉當楚事迹耳須知之。

盟戲 蕭魚 溴梁 澶淵 易會虢 平丘同

賢臣援事抗伯能以禮自強矣。

此主左傳卻徵朝事單屬當晉邊夫以卻晉而述此四事便將搭出謬

當晉比易會平丘 問駟乞立故然事 盟平丘 子產公即位 昭以壞館 垣事在襄薨

麟旨定

桓公

翌

之月也

當楚比易舍之入陳

陳乃楚與而鄭敢報其井堙木刊

楚陳蔡伐鄭

襄公鄭不服楚

惟爭承比確餘俱不妥

突歸

忽奔

絕其不當立惜其不能立

執仲

會號

見脅不俱在相臣上論

兩觀鄭相見自取自立之實焉

突歸

忽奔

夏伐陳

會號

立突廢忽同上當晉當楚以上二此影祭仲

會號

舍至

子產當晉當楚叔舍以禮以忠

萬曆丙辰會試加夏伐陳築郎圍更全

比舍至傳

用禮以當強賢臣之能自立也

蔡丘

會號

以桓形襄以產形忽

加乾時良霄同

比諸兒傳脫

○伐楚

戰韓

伐陳

會號

比三國伐宋傳脫

二臣于內外之強節兵以制之執禮以當之

齊自管仲得政南摧西抑他日子產相焉當晉當楚

召陵

楚

盟蔡丘

晉

會號

楚

盟平丘

晉

同上

△會號

圍蔡

子產中

加夏伐陳吳入郢同

比穢遂傳脫

○會號

歸三田

子產晏嬰

比行父如

寔

傳脫

觀強國顯君之臣而不能者媿矣

伐陳

會號

夾谷

歸田同

墮郈費

賢聖

當晉當楚變齊變魯

比鄆陵傳脫

伐北鄙

夏伐陳

展禽申命子產執詞

比殺三卿傳脫

執良霄 伐陳 會號 會申 子產善詞 知瑩善謀 比蕭魚傳脫

蕭魚 執霄 伐陳 會號 同上

會號 越入吳 子產執禮 易城楚丘以衛文對 勾踐自強 比如晉至 昭平 傳脫

○伐陳 會號 雞父 栢舉 用子產國勢強 去伍負國勢弱 比長岸傳脫

觀二國強弱之由賢之係于國重矣

伐陳 會號 墮郈 墮費 執禮當強 影鄭忽 以鄭自五伯起 用禮化強 影季友 以魯自三桓起

只會號墮費同舊主慶父奔傳然無明文

盟折

紀內臣之結盟欲明其不可恃也

屢字在數會上見蓋會以申固其盟只出一盟雖不見得屢亦要令呈前
下文方與茂宿有別柔書名蔡叔書字點起收書而不削書法

盟折 夫鍾 會闕 會虛 會龜 皆存而弗削 加盟穀丘同

詳紀盟會之煩志大公也

全在屢數上寫出盟會不足恃重發公天下意聖人非惡其離叛直惡
其盟會傳重垂戒不重斷罪皆存弗削正明不可恃之實其事可謂著
明句妙見得雖有倚固于盟會者而覩如此之叛離亦當曉然于其不
足恃矣 現聞先生曰盟者春秋所惡二句非斷罪語只以起聖人皆
存弗削意若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長亂甚矣會者諸侯所不得而

數會厚疑甚矣。然而皆存弗削者。于以見云。作文須乎起離叛。不然似添武父戰宋矣。云

盟折 夫鍾 會闕 會虛 會龜 武父 伐宋戰宋 加穀丘同 去伐戰同

詳盟會之不足恃。志切公世也。

叙處就將末二比證明離叛。然後發意。方與一盟四會題別。

武父 伐宋戰宋

只盟會不足恃一意。

盟曲池

年 十二

謀紀而與舊偕。無救于亡。主吳氏註。

盟穀丘

公欲平宋鄭。宋未肯平。見盟不足恃。

△盟武父

即內君謀大之盟。而往事皆虛矣。

此離叛之迹。只據以發盟會不足恃。見前日盟會之非。不可直作罪。其離叛前此盟會後此戰伐。此是中間一件關節處。向說宋辭平。是宋叛離。公盟鄭。是魯叛離。然玩下傳。畢竟不該以魯對宋。

○伐宋戰宋 又書戰于宋

不與二國正人之兵。示自治之道也。

青賂屢盟二語是料想魯鄭當時問宋之詞然取其賂云味二也字
非謂桓突之罪更甚于宋只見宋有可伐之罪而桓突非伐宋之人舊
說云惟可伐而不伐正見二國不能治人處聖人豈以治人望桓突乎
又云合二書法總指傳中明明只是又曰戰于宋一書法那一書法從
何添設相浴之誤若此可歎

會稷 郟鼎 執仲 突歸 盟折 四會 武父 伐宋戰

大意同單宋責賂乃突歸之後執前言而需索無厭也公平宋鄭正為
鄭求免于宋是一串事

會稷 郟鼎 執仲 突歸 戰宋去戰宋司

只見二國有惡于已不可治人

執仲 武父加伐宋同

主傳責賂于鄭一段單責宋

有出齊人伐衛奉命討罪取須句專命存小主用賢治不肖二句甚影響又或出

齊人伐鄭億晉侯伐衛堯單主用賢治不肖者總之宜刪

○戰郎 戰宋加伐宋同

紀內外之兵罪各有在焉

皆非以主及客之例單著罪于客來往二字須發透

時來 入許 戰郎 戰宋同上 上二比可易會垂盟越

桓公

巽

盟越首盟會稷繼會郟鼎取賂突歸資力 卽前題脫比

討非其罪而胡以來伐非其人而胡以往

年十三 會紀戰敗以絕為主

小國倖勝昧于自治矣

重自治上省已之理曲直相已之勢強弱總在自已做工夫引咎辨諭
告訴俱是徵詞當時紀自治之計惟此一事可爲耳要發勝與滅倚伏
之機緊切須寓傷紀意及爲他設處意勿板責他爲援非人只帶入
加大去同只作不能保其國

紀戰 完盟引咎 滅黃效死 伐北鄙辨諭 同圍齊下訴

譏小國倖勝以其失已亂之道也

現聞先生曰當以紀爲主借列國以斷之須聯絡有情效死二句乃啓
下面告訴事非落實語若呆贊四國便沒情致

△鄭人伐衛衛服 伐北鄙 滅江 召陵侵

歷觀應敵有道而戰爲無策矣

以紀爲主借列國比斷猶不得免句要發

辨諭 易入滑鄭皇武 會虢鄭子產 效死 易滅江 告訴 易圍宋公孫固如行

父如晉文十五 齊侵西鄙公使告晉 楚鄭侵宋華元如 取鄆晉告急 入郟申胥如

召陵侵蔡告于晉 若易石買伐曹未是

晉侵于周 桓公 季

鄭人伐衛

北鄙

引咎責躬，理義辨論。

指出兩比意殊不全，指月欲主彭衙傳互載備參。

紀戰 大去

侵蔡獲

貞伐鄭

栢舉

圍蔡

以鄭蔡形紀作

去首二比同

只侵蔡獲栢舉同勝蔡敗楚倖有大

小故禍亦有大小圍蔡未便滅然降之遷之矣須發禍福相乘意透而

大國小國亦要醒豁

△紀朝 彭衙

兩惡交兵以其失應敵之道也

二傳各有引咎三項宜總用起見小國大國待敵皆當如此

○紀戰 鄆陵

非已亂之道，非持勝之道。

倖勝之當戒無小大一也

衛意傳

宋大水

盟柯

上易戰紀侵齊至穀同若易鄆陵以郟至免胄趨風作不廢禮甚穿繫

上魯方敗宋于郟而往弔其災下魯方敗齊于長勺而釋怨于柯

十四年

會鄭于曹

公于鄭突比之至矣今虞齊衛報怨又爲此會本王氏註

無冰

書于策

紀常燠之變戒君政之弛也

當有謹微意須玩一察字政治縱弛泛就垂訓上說

無冰

六月雨

政治縱弛得逆，敬天勤民致順。

夏五

觀經之傳疑見聖心之慎矣

其自言其語人皆引以證聖心之慎世意二句乃說經者自家之意不可謂聖人以傳疑之文教人慎然即此可見不言之教有關世道人心

春王正月

夏五

其義斷自聖心其事則因舊史

聖經所以稱作者在義不在事也

即此二事以見修經大義勿專就二股說上比兼筆削與密傳稍別有出春王正月盟茂克段咺貽無冰已上四比作君臣父子朋友兄弟夫婦者經邦大訓乃概說耳豈可如此牽合刪之

語盟 書名

貴戚尊盟經著私親者之失焉

寵愛在平日即遣盟亦見之語無後患與年背稍異傳只論理如此前定是事實書法只書名稱弟是寵愛通例茲獨義係于名殆不可曉現聞先生曰聖人非謂凡弟概不當任使語而賢即任之無不可弟恐未必賢耳亦非不欲寵愛乎弟但于政為生亂之階其弊多至君失國而臣喪家又豈所以愛也不然春秋中兄弟相殘為世大感得一寵愛其弟者而可導之以薄哉

加會曹只作前定事實加許叔蔡季只辨起書名如單

麟旨定

桓公

五

語盟 許叔入 蔡季歸 高子盟 屈完盟

經辨貴戚前定之盟而變例罪君之私焉

以高屈比叙前定之盟作事實隨以叔季挑書名書法重私愛斷罪

去語盟以分之戚于君權之定于臣開作仍以本比形講許叔蔡季傳

無明文似難作題

語盟 高子盟 屈完盟

以下二比辨來盟為前定倒作如單

高子盟 屈完盟

略紀二臣之盟以非前定也

就不稱使上發盟不盟未定意勿以非前定提過而歸重裁義作
乃權柄之權非予其能權也

御廩災 御廩災而新則不書

略望國之興役重本之意也

自不書新作上發重本意其新必矣必字可參有國急務數語要發隱
然有非此不可勞民意

御廩災 雉門兩觀 不書新作

舊主重本示孝革僭示忠合作似不必不如順題倒單

御廩災 築郎

略內役之興以奉先之異于自奉也

御廩災

滅陸渾

與妄興土木云云異矣
與關土服遠云云異矣

伐山戎

築郎

務外忽本

即上題脫出

有搭樞李以不書新作不書報越主教孝作者亦穿鑿

乙亥嘗

特紀望國之祀以不時不敬也

秋嘗以物成薦新為義舉于周正之八月則物尚未成周官每戒期卜

日而享舉于災後之四日則禮多未備事字心字宜發

加御廩災順傳作提起不時倒不敬一邊

巳卯烝

乙亥嘗

以得時起重瀆禮
以失時起重不敬

宋以四國伐鄭

特書印以

以王制論兵而不許其私相假焉

私相用重兵統上說與非王命而擅興者稍別就其私相用便是大亂之道不必推下一層不以者言不當以也

加武父戰宋只作修怨事實再加執仲突歸亦同

或以兵皆統于天子擬出齊人伐衛

召伯廖賜命

召陵侵

劉文公與命

謬

以四國伐鄭 以楚伐齊 以吳戰栢舉

經謹兵制迭譏私相假者焉

總叙同單總收以字書法要玩三怨字正私之實

△以伐鄭 會曹伐鄭 以弱假強 大司馬九伐 以小先大 大宗伯九儀

兵制禮制均著其不可亂焉

二傳俱有意字俱重杜亂上發

十五年 求車 書求

謹王室之下徵室利源也

觀化意重發求是衰亂根源侈而不儉又是求的根源上有好者至不厭矣極言有求之害古之人君至止也見得不求與求安危之效甚大亦甚捷傳末二句重看

△盟扈 本 會扈 本 召陵侵 執祁犁 只盟扈 執祁同 勿錯認輯歌傳

諸侯大夫之求利王室倡之也

受齊賂受宋賂晉靈求利國責蔡賂責宋賂荀范求利家要形容皇皇

惟恐不足意俱本天子來 加求車同

歸俘 衛朔賂 會夷儀 崔杼賂 公圍成 梁丘據取貨 瓦奔 佩裘拘蔡家

若出歸俘庶其奔會夷儀瓦奔則題面頭腦難記

外有出甯母 受方 黃父 輸王 主租稅所入各有職貢者謬甚宜刪

突奔蔡 不書所逐之臣而以奔為名

正出君之自取端其本也

齊旨定 桓公 姜

只體君實有國而出于臣語意虛翻自取不必論及馭臣非道亦不必推到藉其力以得國上總之傳原通論諸侯之奔非黏定突末句要玩

突奔 衍奔 款奔

主凡諸侯之奔數句自取事實須分別大意如單

突奔 入櫟

紀諸侯之出入端本謹禮之意寓矣

忽復歸 稱世子 稱復歸

經于嗣君返國著不能自立之實焉

惟君位已亡故為旣絕而復歸二書法原一意其曰厭詞總是傷其不

能自立當根奔傳作文末一段是因諸侯而推及大夫 加忽奔同

同生 盟折 忽復歸 咺復歸

紀君臣復國有不可之別焉

同生忽歸作一邊諸侯世國稱復以許之柔會咺歸作一邊大夫不世

稱復以絕之

忽復歸 咺復歸 加忽奔咺奔同

別還國之稱權以世不世之義而已

以稱復總問兩邊事實不重只借以明諸侯大夫之義

同生 盟折 下易入極同但與傳倒

官與國異，故有世不世焉。

同生卽書，諸侯世國，柔不氏大夫不書官，就中發出可復不可復意，亦借題發傳，勿作予魯看。

許叔入

著貴戚復國之難，正以大義也。

全在難詞上發意，若實講非義，便像逆詞了。難在事勢上看，而所以難之故，根不伸大義來，惟因亂竊入，故進退觀望，不勝疑畏也。加入許只原起無罪事實，再加突歸忽奔，是因亂竊入。

會艾

內外講定小之謀，經原情以罪焉。

鄭強則挾鄭以爲利，叔入則定許以爲名罪，可掩乎秦秦氏註。

邾牟葛朝

稱人

慢王黨惡者，春秋所狄也。

不奔喪而朝弑逆，一串講重朝桓上，皆字相率字，要看收稱人。

○入櫟 騰公復國，帥而不書，獨書入于櫟。

于庶君據險，深明謹禮之意焉。

傳中禮字最重，作文體貼，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句發強都之害，見爲國不可不謹禮，全就書法上發聖人垂戒意，不專責鄭莊。

克段 入櫟

如單、克段、內兼、點制邑、但不與京城平、莊公親戒、句可味、見得設險、有小利以動人、若此、加遇垂、只作突之復國、

克段

入櫟

衛奔

楚師滅陳

墮郈費

楚比易楚子伐徐比歸竝同

示設險之戒、深鑒于禮之不可不謹也、

以禮制論起、重莊公不戒制京之禍、而城櫟貽患、作次將楚衛引到郈費、隨卽墮費事、體出削厲公復國之意、大發垂戒、去墮費、倒本股作克段串入講內、以下二股挑之、

入櫟

衛侯奔

比歸

著昧禮之戒、以強都每貽害也、

未大必折、有國之害、既證上文謀國之誤、又起下文云及書法之意、宜會傳血脉作文、

衛奔

比歸

加會戚衍歸楚子伐徐盧吳歸同、止出會戚、楚子伐徐同、

兩觀強都之害、知禮之當謹矣、

須看未大必折一必字、要卽二事以決理勢之必然、勿泥事實講、

衛比有易衍歸者、尚可、若易甯殖伐許、林父入戚者、謬、○楚比易陳蔡歸、滅陳蔡圍蔡、俱同、

衛奔

比歸

墮郈費

聖人知強都之必害故爲國而杜其害焉

上二比只證明未大必折故夫子云雖聖人爲國亦不能外禮也須

照故字口氣

○入櫟 墮郈費

示越禮之戒觀謹禮者可知已

傳原卽夫子行事以證書法之意不可對作

、入櫟 滅下陽既書入櫟則其國已復下陽旣舉而虞虢亡矣

待衰世之意于設險失險均戒焉

盛世自無逾臣誰敢據險自無暴客何必重險故總言待衰之意上邊

亦非謂險可廢也兩邊須不相悖

、城中城設險 城虎牢棄險 同上

陳蔡歸 栢舉城陳蔡設險之效 中無字語 比長岸傳脫

衛奔 比歸 舍中軍季孫 謹禮 謹權 俱在聖人意上發

戒險而重衆皆有所鑒也

入櫟 溴梁設險遺患 委政遺患 似泛宜刪

衛侯奔 廬吳歸 會扈 栢舉設險之效 貪利之效 比朝歌傳脫

○會袤伐鄭詳書會地而後言伐

紀諸侯兵好深責其疑于義焉

疑字最重疑于為義未有不果于為不義者疑字從是非邪正之明處來作眩惑字看不作遊疑字看言昭公明白當輔諸侯顧計其勢而疑于輔之乃終于納突也始終二字不作前後解輔正則疑與邪則果總寫諸侯心事不可謂會疑于為義伐為果于不義要知此疑詞是說經者加他的當日諸侯則一心向突未嘗疑也 現聞先生曰輔正與邪為義為不義亦是互語總是一意總是一時

加忽歸 弱 入櫟 強 證其計勢而疑于義倒單作

忽歸 入櫟

觀爭國者之勢異疑所自來矣

從分之邪正說到勢上日以二句宜發

會襄伐 會曹伐

經紀兵好于昧義昧禮者譏焉

上以勢論人而不計其義責諸侯下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責宋莊俱是納突事宜總叙

會襄伐 次滑 疑于義 怯于義 亦少味

△會襄伐 納捷菑 疑于為義 嫡庶 勇于徙義 長幼

年 六 會曹

即二國之有定序而知不可紊矣

鹿

只見蔡之先衛乃儀位一定非義可得而先後蔡衛皆文昭皆侯爵但蔡叔凡也武王所封康

叔弟也成王所封

會曹伐鄭去會曹同

責大國易諸侯之序以謹禮也

以至之先後易序即是以意之向背為升降亂序在伐鄭上而以會曹

照出宋主兵宜責利字禮字俱重要發定民志意亂所由生一段不可

忽

伐鄭牛首 伐鄭北林 會宋 會虢只本股伐鄭 會虢同

春秋謹班序徇意挾勢者皆非也

齊子光先至故牛首一長滕薛北林再長邾莒責主會者晉趙武少懦

故會宋一紂于子木會虢再紂于子圍責爭先者

盟幽 會淮 盟蜀 會申許先滕滑再先邢曹責桓 意一先楚共再先楚靈責楚 勢

會鄆 會鄆 伐鄭 伐鄭齊先宋 光先邾莒 意 勢

侵蔡許先 會祖邾莒先 會宋子木 黃池夫差 竝同上爭長

此外有會曹伐鄭召陵臯馳會曹先蔡伐鄭以後至先衛 召陵先蔡臯馳以陀爭先衛 俱就蔡衛說

殊不知臯馳諸侯未序豈可擬題意勢二句搭題一經甚煩且多疑似

姑存其稍顯者

△新築 雞澤易作三軍不入倍征戰鐵受縣受郡同 下又易比歸先歸復所後者剿

麟音定 桓公 空

以利心操賞罰禮之所以亂也。

以繁纓為誘，以欲殺魏絳為阻，新題中之稍有意義者，但傳謂後世非指春秋時耳。

○會曹伐鄭

肆眚

違王制紊禮，廢王法失刑。

後世有以醜賞誘人云云，後世有姑息為政云云。

△會曹伐

執鄭伯書伐

春秋重禮義，惡夫亂分紊防者焉。

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二利字不同，須辨。

△會曹伐鄭

邢丘

紊序率人，不以禮委權愛人，不以德。

△會曹伐鄭

會黃父

後世有以醜賞云云，後世有以濫賞云云。

于易序而謹失禮，于勤王而待以正。

至伐鄭

書至

志內君返國，誅黨之法嚴矣。

無王法為不義，只一意俱指納突，書至是著其黨附之罪，勿涉危意。須以前兩次會伐引入，斷罪味莫之禁也。句有傷天下之無王法，使逆桓得以出入自如之意。

加會曹伐鄭，舊主紊王制，玩王法對作，不如作事實提過，倒單有味。再加于袤伐同。

城向

主城中丘傳

經重勞民，卽合時之役，猶謹也。

按十一月徒杠成，則以周時論，亦可與役，但聖人重勞民，故書。

衛朔奔

書名

名失國之君，以其見絕于王也。

寄五國伐衛，傳朔殺壽伋而立巳，五年矣。周室欲討洩職，逐之而立伋，卒是朔乃天王所絕也，豈可復抗以入國乎？收書名書法。

盟黃

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卽小國要盟于大，見不得已之情焉。

主總傳小國于大國，不得已而要盟，句紀魯之姻，朔在齊，故齊欲納朔。

而我欲平紀也。

盟趯

卽內外約信，見盟不足恃也。

以尋蔑而盟，下卽書伐邾，罪自見矣。出汪氏註。

戰奚

主盟黃未幾而戰，見盟不足恃。或主疆場有守禦之備，較好。或主

內兵書敗曰戰，無味。

盟黃

盟趯

戰奚

伐邾

望國結信而遂渝春秋深惡之也。

正月盟齊而五月戰二月盟邾而八月伐總見盟不足恃。

○蔡季歸 書字

經賢貴戚惟終無得國之心也。

季之賢在。以道以禮上。而其能以道去。以禮歸者。只是不爭故也。劉敞四句總發于後。勿分貼其去其歸。季字也。歸順詞合之方見其貴。現聞先生曰。蔡季奔喪傳中初無此意。公子不去國二句。承以道句。既歸何以不有國。承以禮句。玩傳意蓋謂蔡季當獻舞嗣位。人心大定之後。而不忘父母之國。克盡忠孝之節。此何等有禮。強以奔喪為禮。對上從

權者非且與不爭意為兩層。

蔡季歸 書字書歸 季子歸 書字書歸 曰季子曰來歸

兩觀貴戚之歸其賢皆足嘉也。

以順封人而去。以獻舞立而歸。以力不支而去。以見思而歸。皆重歸上。

蔡季歸 歸國之賢 子哀奔 去國之智 子哀止 書字又單屬去邊未整

△蔡季歸 劉敞 元奔歸 蘇轍

經于兩賢皆予其去就之善焉。

上始終以不爭為心。所以為宜收書字。書歸下始終以討賊為心。所以為正收詞。煩不殺俱串在歸上方妙。

蔡季歸

鱗奔

見貴春秋

劉敞

經于外臣去就而旌其賢美其信焉

○蔡季歸

舍至

經于內外之賢皆因其歸國而予之也

去以道歸以禮季之賢也故志其歸而稱字忠事主禮立身舍之賢也

故于其至而稱氏各側重以禮句上重不爭看下重衛社稷看

蔡季歸

履奔

去歸合宜

進退失正對無味剛

盟茂

蔡季歸

稱公虛位上易盟耀同

以蔡季比

貞伐鄭

會宋

于襄裁共王之謚忠
于木卻薦芟之曠孝

出貞伐吳屈建伐吳同下易滅舒鳩同 此等題與傳非所得三字何

涉

以謚擬題已屬可已外如盟茂

隆號放王之文

午伐鄭

紀名從帝之質

此與陳侯午傳

合反愚者違禮二句又蔡季歸

請謚

鄆陵

藥鍼呼父名

又會葵丘

裁君命下拜秦人

伐晉

裁父命嫁娶

俱作忠孝殊不知傳意在僭禮上說豈可如此擬出俱刪

之

伐邾

宋邾爭疆魯從宋志主背趨之盟說

年十八

春王正月

復書王

蔡季歸

桓公

奎

廣

于逆君之終猶以王法正其罪焉

已沒而王法猶在不赦誅討之法其嚴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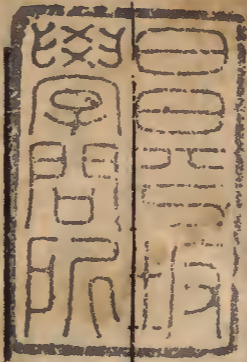
春王正月 平州 執曹

經嚴誅討有感于當時之廢法也

照傳倒作全要體貼孔子為此懼作春秋意

公與姜如齊 日與

內君失閑家之道春秋特治其本焉



文
化
丁
卯

